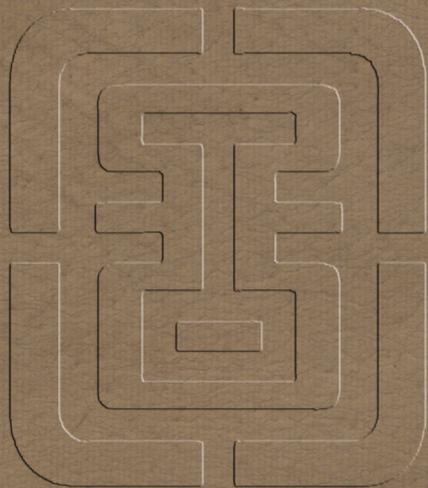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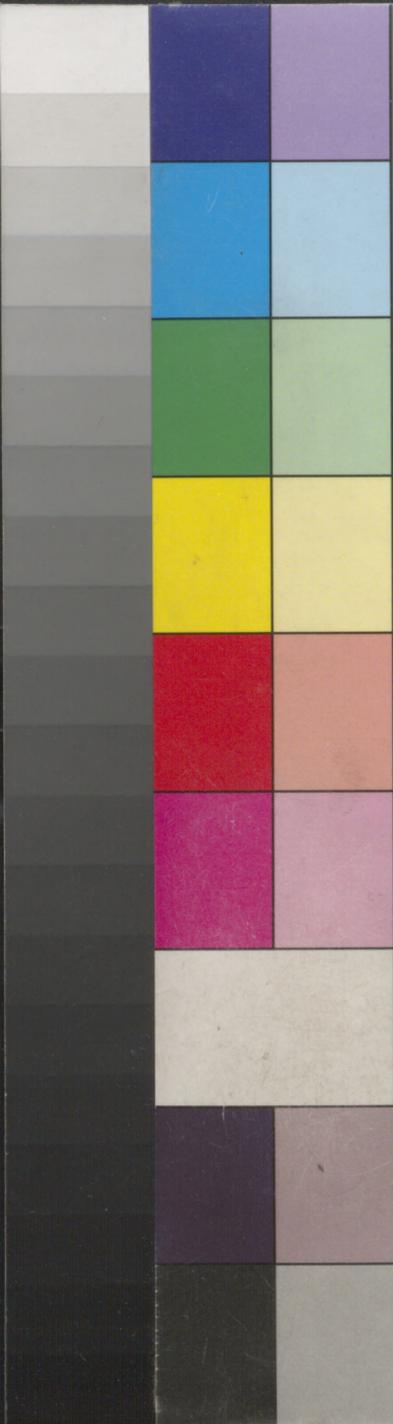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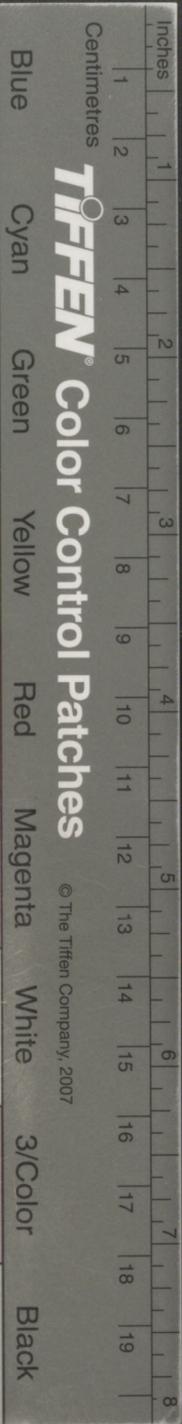


1521



誠意伯劉文成公文集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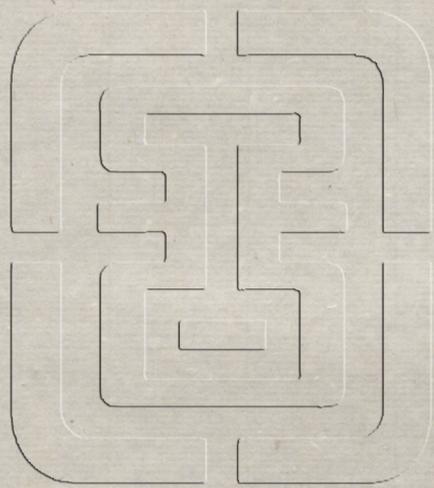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七

後學鹿水何鏗編校

跋

書蘇伯脩御史斷獄記後

往歲朝廷慮天下斷獄之未審用中書御史臺議遣官審覆
論報僕特居山間聞人言之山嶽震疊如雷雨之將至陰風
鳴條飛電爍目豪民猾吏竄伏如鼠俱自期不能免而銜冤
抱痛之民莫不伸眉引頰若槁葉之待滋潤及其至則風止
雨霽望者如敗軍之歸而畏者如鷹隼之脫條而得扶搖也
則恠而問于老成更事之人咸曰斷大獄必視成案苟無其



隙不得而更焉因退自太息曰苟如是烏用是審覆者為哉
於是大信刀筆之真能生死人矣既又聞諸人曰非朝廷意
也奉命者之不恪耳及觀國子博士黃先生所敘御史蘇公
慮囚湖北所平反事曷嘗拘於成案哉然後知賢人所為固
與衆人異矣夫以一湖北之地公一延歷而所平反者八事
所擿豪右之持吏而尼法者又數事豈他道之無冤民耶無
蘇公而已矣僕往嘗觀于牧民之以簡訟名者之其庭草生
于階視其几塵積于牘徐而訪于其鄉察其田里之間則疆
梁橫行怨聲盈路問其故曰官不受詞無所訴受之而已矣
大吏至則曰官能不生事民譁非官罪也則皆扶出之訴者

悉舍詬去則轉以相告無復來者由是卒獲簡訟之名嗚呼
輿圖廣矣不皆得蘇公彼上報于朝廷者又將獲備事之賞
矣然後怨憤之氣抑而為聞殺激而為盜賊斃而為災沴上
應乎天誰之咎哉嗚呼使人人如蘇公刑期于無刑不難矣
明

天子在上庶其見之則求諸老成以為典刑舍是編其奚適
哉

書劉禹疇行孝傳後

世之所謂浮屠者果何道而能使人信奉之若是哉人情莫
不好安樂而惡憂患故惴之必於其所恒懼誘之必於其所

恒願然後不待驅而自赴浮屠氏設爲禍福之說其亦巧於
致人與夫四海之衆林林也而無不爲其所致何哉彼固非
止惑愚昧而已也人情無不愛其親親沒矣哀痛之情未置
而謂冥冥之中欲加以罪孰不惕然而動於其心哉間有疑
焉則群咻之若目見其死者拘於囹圄受箠楚而望救者故
中材之人莫不波馳而蟻附雖有篤行守道之親則亦文致
其罪以告哀于土偶木俑之前彼固自以爲孝而不知其爲
大不孝豈不哀哉且彼謂戕物者必償其死故有牛馬羊豕
蛇虺之獄謂天下之蠢動者舉不可殺也今夫虎豹鷹鷂搏
擊蜚走以食日不知其幾何而獨無罪也哉人之殺物有獄

矣虎豹食人而無獄何其重禽獸而輕人也彼又謂婦人之
育子者必有大罪故兒女子尤篤信其說以致恩于其母吾
不知司是獄者誰歟人必有母將舍其母而獄人之母與將
并與其母而獄之與獄其母不孝舍其母而獄人之母不公
不孝不公俱不可以令二者必一居焉將見群起而攻之矣
雖有獄誰與治之宰天地者帝也彼則謂有佛焉至論佛之
所為响响嫗嫗若老婦然有呼而求救不論是非雖窮凶極
惡無不引手援之使有罪者勿恒刑是以情破法也夫法出
於帝而佛破之是自獲罪于天也吾知其無是事也昭昭矣
以劉子之賢其不為所惑無足恠者吾獨悲夫天下之為劉

子者不多也故又為之言以寤夫知愛其親而不知道者

書善最堂卷後

武林陳舜中以善最名其堂介其友富君子明求予言夫立言以明道而求言于人者將以正己之所學言可以苟乎哉所謂善最者蓋本於東漢東平王王之言天下之格言也人以此而服膺焉聖賢之為道不外是矣然善之云不過槩而言之求諸實踐必有其方不可徒云云而已也今夫世俗之人類以善自名也觀其行而不掩道之不明也久矣夫善未易擇也恭與諂相鄰訐與直相似小諛賊信小慧賊智小剛賊勇小不忍賊仁故有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疑似之間禽跖

分焉可不慎哉是故擇焉而不得其中道焉而不知其窮古之人有為之者揚墨是也知焉而不能蹈好焉而不能取其名不必其實古之人有為之者郭公是也若人之心未嘗不自謂已能善也而卒於不善為善之名豈易當哉且題扁之設起於何人乎盤之銘几杖之書朝夕警省淬厲以成其德非銜外以為觀也今之揭于軒標于楣大書以示於人者其果有志于自警乎抑將從事於詠歌以為娛也屈子曰善不由外來名不可以虛作也古之人有衛武公者抑抑之戒陳于庭而睿聖之名垂于後若是故詠歌乃有益也嗚呼詩不如抑人不如衛武公則求者為徒求言者為妄言矣

題醫者王養蒙詩卷後

李君一初序王養蒙之為醫且美其不屑為吏予獨謂此無足惟者虎豹鷹鷂日殺物以養其軀至死不厭騶虞視生草而不折見生虫而不踐其嗜好不同出於天性易之則兩死物理然也何獨疑於人哉故吏與醫為二道活人以為功者醫之道也其心慈以恕而仁者好之利已而無恤乎人者吏之道也其心忍以刻而不仁者好之故以吏之心為醫者業必喪以醫之心為吏者身必窮又何恠乎善醫者之不屑為吏也哉雖然今之以醫道為吏者未見也而以吏道為醫則有矣然則養蒙賢乎哉吾故發李君之言以附于孟氏論巫

匠之末

書為善堂卷後

大梁武子宣之父明德君名其居之堂曰為善君卒子宣奉其母夫人之命祠君于堂而服膺為善之訓乃作法海蘭若于建業城南又奉母航海至于補陀洛伽之山以求所謂大士真儀者將以廣為善之路也故翰林學士虞公為之記文獻之士為之言者不少而子宣之求言於四方未已也吾固有以知其心矣夫人志于道而未獲所向故願就有道而正焉是其好學篤行之誠積于中而見乎外也正宜因其憤悱而啓發之惜無有以聖人之道與之言而徒就其所已行者

縷縷焉宜其不足乎心而求之不置也孟子曰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昔宋人有好玉者得燕石焉以為玉而寶之車櫃十重巾十襲周客見而笑之夫好玉則誠好玉矣而未為知玉也故不免為識者所笑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載在方冊其所言皆善言也其所行皆善行也天下之善莫能外之矣舍是而他求焉惑也夫人之所食以生者五穀也今有厭五穀而不食則必求夫爽口蜚吻之味而食之則不戕其生者鮮矣故聖人之道五穀也異端之道爽口蜚吻之味也聖人之道求諸日用之常異端之道必索隱以行惟其勢不並立也是故欲求道者必先定其所向如將適燕先舉轅而

指北然後訪而取途則無倒行之悔矣故孟子道性善必稱堯舜恐其不知孰為善孰為不善也故以堯舜的之知所在矣又必有至之之道是故顏淵問克己復禮必請其目如是而後可以言為善矣釋之而不得其正為之而不知其方心與事相遠而德與言不相類冥行而不問學者之失也問焉而不告聽者之咎也人有所請不知則不必言知則當盡言之不然則皆聖人之罪人矣予雖不識子宣觀其求之廣而知其志之篤於是乎盡言之

書紹興府達魯花赤九十子陽德政詩後

會稽方外僧詩若干首美監郡子陽公也至正十四年予自

台之越居城之南陬近寶林教寺寺主者別峯師有文行且
喜接賢士由是得相從以遊其年秋七月用章師又自浙西
來住能仁禪寺二上人皆以文章馳名而其屬寺之主者亦
多能為詩乃九月遇于寶林因語及郡太守于陽公之政交
口贊美至有感泣者上人乃分韻俾為歌詩以頌公德而屬
予為敘其意予聞國風雅頌詩之體也而美刺風戒則為作
詩者之意故怨而為碩鼠北風思而為黍苗其棠美而為淇
澳緇衣油油然感生于中而形為言其謗也不可禁其歌也
不待勸故嚶嚶之音生于春而惻惻之音生于秋政之感人
猶氣之感物也是故先王陳列國之詩以驗風俗察治忽公

卿大夫之耳可曠而匹夫匹婦之口不可杜天下之公論於
是乎在吁可畏哉予以今年春始來越是時浙東六郡皆警
于盜惟越為無事故士大夫之避地者多在越或有謂予曰
越之從政者鄙又左右皆兇人恐不能和其民萬一變生肘
腋子將安之予方謀適他所忽有言者曰子陽公且來歸公
徃在婺女有惠愛孚于民予舊嘗聞之則大喜默為越人慶
而又自慶其得賢地主以為依而安處也至于今果諧所願
望得不深可喜耶於是乎序而以其詩附于淇奧緇衣之後
焉

題劉商觀奕圖

右昔人臨唐劉商觀奕圖其曰李伯時臨茅君彥勒蘇先生
識蓋皆假設之云而其描寫模刻實俱妙絕不必問其真作
於何人也王生以采薪入山父母妻子待之以食見奕者而
眈觀之至于爛其斧柯豈所謂力本者哉比歸而親戚鄉黨
咸非其舊可悼也已一夫一婦不獲自盡伊尹耻之以戲迷
愚人使之老無所依其果有是事耶神仙亦未仁矣

書申屠子迪毀柅木廟曹操像文後

柅木者象收之
誰

孟子稱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以王法誅既死之
姦回著之方冊萬世而下昭如日星舉而行之不待教命志
於惡者能無懼乎哉曹操挾主以令天下屠戮忠良以及主

母卒盜神器有王者作殺其人壞其室污其宮而瀆焉人紀
立矣世衰道隱大義不明於人心至有書伐賊之師為寇者
嗟乎悲夫無乃與春秋之旨戾乎夷陵之祠悖理傷教歷千
百年而無人為之明焉抑其習之久也申屠公斥而出之其
可謂深知孔子之用心者矣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
徒也夫楊墨之道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聖賢且痛絕之而况
於身親為之者哉言空言也猶有大功而况於見諸行事之
毅然者哉嗚呼後世復有孟子而不曰申屠公聖人之徒吾
不信也

題王右軍蘭亭帖

王右軍抱濟世之才而不用觀其與桓溫戒謝萬之語可以
知其人矣放浪山水抑豈其本心哉臨文感痛良有以也而
獨以能書稱于後世悲夫

說

天說上

或曰天之降禍福於人也有諸曰否天烏能降禍福於人哉
好善而惡惡天之心也福善而禍惡天之道也為善者不必
福為惡者不必禍天之心違矣使天而能降禍福於人也而
豈自戾其心以窮其道哉天之不能降禍福於人亦明矣曰
然則禍福誰所為與曰氣也曰氣也者孜孜焉為之與曰否

氣有陰陽邪正分焉陰陽交錯邪正互勝其行無方其至無
常物之遭之禍福形焉非氣有心於為之也是故朝菌得濕
而生晞陽而死靡草得寒而生見暑而死非氣有心於生死
之也生於其所相得而死於其所不相得也是故正氣福善
而禍惡邪氣禍善而福惡善惡成於人而禍福從其所遇氣有
所偏勝人不能禦也曰然則天聽于氣乎曰否天之質茫茫然
氣也而理為其心渾渾乎惟善也善不能自行載於氣以行
氣生物而淫於物於是有邪焉非天之所以欲也人也者天
之子也假於氣以生之則亦以理為其心氣之邪也而理為
其所勝於是乎有惡人焉非天之欲生之也朱均之不肖而

以為子非堯舜之所欲也。蛟蛔生于人腹而人受其害，豈人之欲生此物哉？曰：然則天果聽于氣矣。曰：否。天之氣本正，邪氣雖行於一時，必有復焉。故氣之正者謂之元氣，元氣未嘗有息也。故其復也可期，則生於邪者亦不能以自容焉。秦政王莽是已。曰：跖之壽，操懿之得其志，而子孫享之，豈天之有所私耶？曰：氣之復也有遲有速，而人之生也不久，故為惡之人或當其身而受罰，或卒享福祿而無害，當其身而受罰者先逢其復者也。享福祿而無害者，始終乎其氣者也。懿、操以裕繼懿，不於其身而於其後，昆謂天之有所私不可也。故見禍福而謂之天降于人者，非也。氣未復而以禍福責於

之
天亦非也不怨天不尤人，歿壽不貳，脩身以俟，惟知天者能

天說下

或曰：天灾流行，陰陽舛訛，天以之警於人，與曰：否。天以氣為質，氣失其平則變，是故風雨雷電晦明寒暑者，天之喘汗呼吸動息，啓閉收發也。氣行而通則陰陽和，律呂正，萬物並育。五位時若，天之得其常也。氣行而壅壅則激激則變，變而後病生焉。故吼而為暴風，鬱而為虹蜺，不平之氣見也。抑拗憤結迴薄切錯暴怒溢發，冬雷夏霜驟雨疾風折木漂山三光盪摩五精亂行，晝昏夜明瘴疫流行，水旱愆殃，天之病也。霧

濁星妖暈皆侵氛病將至而色先知也天病矣物受天之氣以生者也能無病乎是故瘥癘夭札人之病也狂亂反常顛蹶披搢中天之病氣而不知其所為也雖天亦無如之何也惟聖人有神道焉神道先知防於未形不待其幾之發也堯之水九載湯之旱七載天下之民不知其災朱均不才為氣所勝則舉舜禹以當之桀紂反道自絕于天則率天下以伐之元氣之不汨聖人為之也曰然則人勝天與曰天有所不能而人能之此人之所以配天地為三也曰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非與曰此天之本心也而天有所不能病於氣也惟聖人能救之是故聖人猶良醫也朱均不肖

堯舜醫而瘳之桀紂暴雷湯武又醫而瘳之周末孔子善醫而時不用故著其方以傳于世易書詩春秋是也高文光武能於醫而未聖故病少愈而氣不盡復和安以降病作而無其醫桓靈以鉤吻為參苓而操懿之徒又加鴆焉由是病入于膏肓而天道幾乎窮矣曰然則元氣息矣乎曰有元氣乃有天地天地有壞元氣無息堯舜湯武立其法孔子傳其方方與法不泯也有善醫者舉而行之元氣復矣作天說

雷說上

有夫耕于野震以死或曰畏我是獲罪于天天戮之矣劉子曰噫誣哉何觀天之局也一夫有罪天將自戮之乎天生民

而立之牧付之以生殺之權而又自震以討焉惡用是司牧者為也曰天鑒于民有隱慝焉人罰弗能及也而震以威之微顯闡幽神道也曰惡是何言也古帝制刑以為天下均故執刑如執權因罪之輕重而前知之又不敢專而聽于天曰天討也夫是之謂贊天地之化育今日天又自以震戮人罪吾不知天之所自戮者以何等罪乎謂其積之極人不能勝而戮之耶則天下之為人子而不孝為人臣而不忠為人長而不慈為人幼而不孫為人友而不義為人妻而不順賊義而戕仁縱私而滅公倚勢而行姦乘約而肆淫人言而獸心陰慘而陽和磨牙吮血脰膏刮骨擅威作福殘害正直而道

于司寇之誅者不為不多矣豈司雷者有所畏乎乃不一有戮而庸夫乎戮焉使彼有以覘天之意而謂天之所怒在彼而所容在此也則恃以不忌是天以震勸逆而濟禍也豈天道哉必不然矣曰然則雷何物也曰雷者天氣之鬱而激而發也陽氣團於陰必迫迫極而迸迸而聲為雷光為雷猶火之出燬也而物之當之者柔必穿剛必碎非天之主以此物擊人而人之死者適逢之也不然雷所震者大率多於木石豈木石亦有罪而震以威之耶

雷說下

或曰雷有神焉有諸曰人曰有之曰然則雷神所為而非氣

矣曰否雷與神皆氣之所為也氣也者無所不能為也忽而形倏而聲為雷為神或有或無不可測知人見其忽而形也而謂之神夫神也者妙萬物而無形形則物矣是故有形而有質者有形而無質者有暫者有久者莫非氣所為也氣形而神寓焉形滅而神復于氣人物鬼神或常或變其歸一也曰既為神也而曰不能戮人罪何耶曰神形而暫者也彼且不能以其形惡能求罪人而戮之

醫說贈馬復初

或稱醫藥出於上古聖人神農黃帝皆身為之其果然乎儒者疑之懼世之以是小聖人也孟子稱堯舜憂民而不暇耕

夫耕后稷實親為之豈以是為非聖人之所事哉天下之事不止於耕教之者有其官業之者有其人則堯舜之憂不在耕而有天焉者此孟子之意也天地闢而人生蠢蠢焉聖人出而後異於物於是垂衣裳造書契作為舟車網罟弧矢杵臼之器載在易經不可誣也凡可以前民用者聖人無不為之而况於醫乎辨陰陽於毫毛決死生於分寸其用心之難又豈直舟車網罟弧矢杵臼而已哉吾固以知其作於神農黃帝無疑也聖人之道包天地括萬物一體而毫分焉莫非道也故天之大地也分而為日月為星為雲為雨為雪為霜為露莫非天也而後各形其形焉地之廣也結而為山融而

為川生而為草為木為石為玉為金銀銅鐵為五穀莫非地也而後各形其形焉故見其形而不知其出之原非知道者也是故知醫之不足以盡聖而不知其為聖之事非知聖者也今有酌海于盃曰海也人皆知其不可也而謂之非海出也可乎哉天下之術多矣惟醫以救死扶生為功效故志之者可以存其不忍人之心而於道為有益至于節醫欲調陰陽時寒暑去邪養正流通血脉其為道也引而伸之治天下不能外致遠而不泥其斯而已矣紹興馬復初以醫藥從左丞相理帖木爾公招輯海寇其為人也粹而溫其於術也精以造其劑之所投無宿疾也予甚敬之懼其日用而不知也

作醫說以贈之

師子圖說

後貌天下之猛獸也而人能擾之人亦靈矣我世有人而為獸所食者是不能靈其靈者也人不能靈其靈不惟不能以擾獸而反食於獸雖為人不如獸矣吁靈不如獸而欲以制獸則不為獸所食鮮矣哉

萊窩說并序

萊窩者宗姪彬之所以名其居室也彬字宗文少好學有識而未用其居在處州府城之東門每求予為文而恒弗得暇今年予來京師而彬亦以儒士貢為工部主事因戲作萊

高說且以勉而進之云爾

犁眉公謂東門子賤曰子之居東門也井地十畝既夷既壤
俯壕為溝倚城為墉藩以枳林綿以藜塲是蓋比如東鉞鉞
若攢鎗蛇蟻不能求其縫罅蚍蜉不能為之穴隙也何不墾
之以種樹乎又何不耕之以藝稷黍乎不然何不大為之池
分北山之泉流以養鱉與魚乎徒何為乎築陋室于其中擊
糞土以為壁茨以腐茅蟻蝎是宅藉以瓦礫羊蹄豕跡與鼯
鼠為主客平明出門不馬不車不羸不驢以造他人之廬呼
明命徒左踰右趨談無用之空言強相名而曰儒坐倪放脈
之腹索為蓬藿之區不亦悲乎吾聞燕秦粟穰穰橙櫛橘李

梨菓鬱秦杏周漆柿桃李襖琬容琰質倚桐栝栢堅績有瑟
桂枏更檄吐芳醇秘木瓜愠棹諸蕒葛芴業豐輟輟彼擎此
茁或庸其材或以其實或黃如金或赤如日翹蕭遠條可蜂
以蜜克勤厥營苟獲其一富擬封君受天之秩范子所至穿
池種魚史傳貨殖盛稱陶朱八口之家五畝之宅墻下栽桑
足以衣帛今子不士不農不商不工綴籍州庠口躄不充人
皆子嗤子骨不慢東門子賤聽之愀然思之杳然瞿然而作
再拜而作立而言曰公有言吾獲矣而吾亦有知焉請以復
於公吾將以藝稷黍乎則古人一夫受田百畝而給今將以
五畝為宅矣則所羨不過二十之一不能以不飢也抑將以

種樹乎則近者非四三年不成不知遠者又幾年乎不可以
懸吾釜而俟爨也抑且為池以畜魚乎則我身疇耳貸力於
人何日成乎不可以嘆吾肱而待汲也今當種菜而鬻焉尚
庶幾哉可也夫夫菜也者采也君子之所采也或謂之蔬焉
蔬也者疏也食梁肉者之所疏也君子所采而食梁肉者疏
之庶幾或者可以裕我矣乎乃往訪于溪南之圃人得膏土
沃泉之術蒐四鄙之菜類其族而種之買牛牯一牯二鑿其
萊蕪芟去輿蕨拔其荻杜阜翳籜而池之穿井於其四隅建
桔槔焉潄水有池洩水有渠或培或澆或叢或竒灌溉攸宜
或耘或耔踈稠比稀慈穉舉肥根莖實藎各隨其時羅之離

離檻之非非未浹旬月而東門氏之童色澤如也貌憚如也
窺其園則鬱鬱芊芊入其門則盎然春溫有酒盈尊他日犁
眉公過焉東門子賤御諸門犁眉公咲曰子亦足於斯而已
乎東門子賤再拜謝曰吾願見公而有陳焉久矣請坐於吾
廬而為公言之可乎公曰吾願也東門子賤曰公能悉識吾
菜乎公曰未也請之園而言焉曰始吾之不營是園也漠乎
其無思也今吾之既營是園也惟其所以壯吾址而厚吾生
則非一日也天地久其道而萬物生聖人久其德而庶功成
士農工商久其業而百務貞故植韭以為之君韭者久也所
以久吾生也致久必慎其揆故植之以葵葵者揆也揆得其

道則視明而聽聰故植之以葱聰達則得筭多故植之以蒜
蒜筭也筭不失家必豐故植之以薑豐則彊矣故植之以薑
薑強也物大彊則過剛剛過則折君子戒焉故植之以芥芥
者戒也戒事者思必苦思苦則毒故植之以茶茶毒羅于中
而用力勤故植之以芹勤極則病故植之以蒲蒲痛也病之
劇也病劇必弱故植之以荏荏柔而弱也弱則微矣故植之
以薇微斲瘍也斲微則羸其行故植之以萋萋者僕也愈病
必以藥故植之以芍藥藥攻病不可失其養故植之以鞠鞠
養也得其養而後蘇故植之以蘇蘇則起矣故植之以芑起
必慎以保其後故植之以瓠瓠者護也護不違乎道則難舒

而樞生焉故植之以芷芷者祉也引祉莫大乎育德故植之
以蓄蓄必有濟故植之以薺薺者濟也濟自近而之遠自卑
而底高也故植之以菘菘者高也高極必窮故植之以芎藭
慮窮者必早計故植之以薊薊者計也吾朝而游焉觀其萃
萃菁菁可以悅吾目而暢吾情夕而游焉擷其芳而茹其英
可以旨吾腹而曼吾齡又可以究吾知而通物理安得不悠
然而求懷怡然而自喜哉夫吾廬寓也不足以延長者而長
者肯臨焉不可以不志請名之曰萊窩願公為吾誌之犁眉
公大悅遂旅其菜酌其酒書其言而去

問荅語

賣棋者言

杭有賣果者善藏棋涉寒暑不潰出之燁然玉質而金色置
于市賈十倍人爭鬻之予買得其一剖之如有烟撲口鼻視
其中則乾若敗絮予恠而問之曰若所市於人者將以實籩
豆奉祭祀供賓客乎將銜外以惑愚瞽也甚矣哉為欺也賣
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賴是以食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
嘗有言而獨不足子所乎世之為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
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臯比者洗洗乎干城之具也
果能授孫吳之略耶峨大冠拖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器也
果能建伊臯之業耶盜起而不知禦民困而不知救吏姦而

不知禁法斃而不知理坐糜廩粟而不知耻觀其坐高堂騎
大馬醉醇釀而飲肥鮮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
又何往而不僉王其外敗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
察吾棋予默然無以應退而思其言類東方生滑稽之流豈
其憤世疾邪者耶而託于棋以諷耶

樵漁子對

樵漁之為業賤而且勞有嗜之若將終身者察其私非賴是
以生蓋隱者也有問之曰夫蒿叢之木不朽心而液節者
固將應棟梁之需也幽冀之馬不曳蹄而蹶膝者固將駕瑤
象之車也天地之間莫大乎人觀子之容坦坦施施神氣盈

宇又偉且竒方今聖明在上旁搜俊賢織芥之善畢舉寸尺
之長不指是故懷德抱材之士莫不龍躍九淵鳳翥高雲傳
岩無版築之老礧溪起垂釣之民藏器待用者維其時矣方
當豹變風雲接武龍夔施澤于民以措時宜不此之圖顧守
汚卑弊蒼山澤沒齒何為頰肩汗體跋履崖谷銛觚覃刺鑽
膚如鏃蹈蛇觸虎動貽荼毒清冷之川大魚不處鱗鱗瑣瑣
維以蝦蚶窮日之力所獲幾許朱門晨啓歌鐘聒天先生之
竈冷而無烟銀鞍駿馬照映狐貉先生之袍長不蔽足徒懷
荃而佩蒞長蕪沒于丘壑甚無謂也隱者笑曰子不見夫炎
洲之翡翠乎巢居絕島之中棲息乎陵若之上飲石底之流

泉食葭下之纖鱗蔚羅不能加弓弩不能及也一旦乘風遠
逝汎濫乎江湖之間飽魚蝦而飲稻梁洋洋焉不知其所歸
虞人罔而撤其毛羽馬向使守分而居孰得而致之哉故曰
貴賤命也窮通時也是以鷄雀不思霄漢之翔麋鹿不羨攀
緣之能故能全其身今子之云是欲剡蒿以射犀札植菰
蔣于千仞之崖而異其實也且今之遇于世者何如耶附勢
趨權病于深谷之頰有憂讒畏讟過于蛇虺之螫毒學古入
官試用有司責任何弘俸祿何微苟虛名之日著亦奚救于
寒飢若夫高屋大厦百鬼所闕妖服賈禍先哲時鑒是豈野
人之所願欲哉采山林以食力釣清冷以自適日高而起日

入而臥目不接市肆之塵耳不受長官之罵俯石泉以瑩心
塞芳蘭以為藉榮與辱其兩忘世與身而相謝若是者吾庸
多矣吾又何所求哉問者退而言於予予惟其言近乎道故
志之隱者居桐江不知其名人謂之漁樵子云

荅鄭子亨問齒

魚闕之歲招樵指于乾維鄭子與客過予速酒登肴踐且揚
卮載爵載吟齟齬鞞鞞有聲晝然上通崑崙天旋霧濛倏爍
晝昏顛倒室廬衆賓愕貽憐不知其由有神羅吞踞跳而前
曰予神也實司子牙今予之居泐矣龜兆拆矣予無所宅矣
吁予厄矣子且何以處我子未及應而鄭子代子為文浩浩

湯湯噴雲披風予憊弗能荅也酒盡客去予呼老羅而謂之
曰子為神乎含靈有牙將子是司子擇子居子弗子詳相彼
牧夫牛羊是守虎狼搏噬伊誰之咎大木將顛本必先撥窳
而築之庶其不教子實司齒而不我扶不我夙告以俾我瘠
鍵腐樞摧闔何為乎子名為神而不保乃宅以充乃身弗攘
垢以自訟而語余以云云子去矣子之醜莫大矣夜分就寢
老羅左執鞭右引蓍索縛一小鬼其狀蝮蟪蝮蝮赤首虺身
頭若枳傷曰是所謂蛟蛟者也實蝕子牙請戮之以釋我尤
於是斧鑕既陳且訊以言曰來女蛟蛟人齒女居弗齒曷依
齒固女活齒潰女絕曷其弗察列鼎之家熊踏豹豕梅酢姜

辛青蚨味醜桂蠹水蛆密唧蜂蟻漆液腥涎蒼橘黃楸木瓜
作酸鑽堅磷剛砭剝女膚知女所在挑女剔女鈎女摘女蜀
椒鶴蝨湯潰攻刺索女于室糜潰女質拔其穉殺投之瓦礫
植以駝骨女悔曷及今我之牙疏芳漱清吐辭蘭馨乾肺弗
登腊肉弗嘗白塩赤米整汁泔淡含咀天和康女以君女實
予依予不女震胡弗減乃心以作惱淫用礪析女家以離予
之輔車今當艾尔元殘尔軀剗殄滅尔種尔罪有餘蛇蛟聞
言蒲服頓伏脰首觸地仰而噓天嗷伊而言曰微生罔知寄
命先生匪牙曷居豈其弗思而自絕于居停主人主人戮我
以罪我弗敢避雖然願得一言而死死且不朽先生獨不聞

夫穆天子乎天子騃赤駟之駟服翠黃之乘造父為御西游
瑤池觴王母于帝臺靡靡娛窮年歲而忘歸天下睢睢如
鳥失棲造父大諫天子弗聽造父乃埋其輪而朽之以示天
子天子始寤疾馳而還則半四海之諸侯已委贄于鵠倉氏
之庭矣是謂僨車之轍故其知者以造父為忠不知者以為
不恭由今觀之是耶非耶今先生之生四十有一年矣心隨
物遷志與景赴日復日暮復暮泯泯然與草梗同腐而不知
隙駒之度朝華迎霜以為冥靈蟪蛄吟秋以為神龜外疆中
乾奄為枯槁而猶不覺為我聞孔子大聖四十不惑聲律身
度末世作則孟子四十而不動心知言養氣番名至今今夫

先生之心憤憤怵怵飄若浮烟言交于前躁吉罔甄氣憑于中蓬勃標天激物動懷以滑而魂者日不知其幾矣且夫四十無聞君子耻之先生閉門而坐冊不離目筆不離手日著千言而不章于人口留之身後以覆醬醜徒何為乎玄華術容藻褻以夸丹元冥迷偷以為安羅公知之而不辰告微生獨不能忍且恚且悼竊願有陳而閉錮堅確牢不可發乃鑽乃齧塌圻以出不然其得見於先生耶且先生之齒三十有四而未嘗以之齧大肉截大骸芹藻葑菲柔脆輒美銛之以舌可使成膏又惠用是三十二齒為哉吾今遠慕造父近效史魚使先生因齒脫而知邁感齒剛而知戒日乾乾乎彌厥

愆乎以踵屬于聖賢乎則走也有功於先生多矣乃不蒙賞而以為戮言未既劉子惕然大寤酌而醮之書其言以自警

愁鬼言

歲次玄枵律中林鍾北山起雲南溟來風土潤溽暑蒸黓黓而為虹岑峯先生獨處不憚筋癩肉緩體倦志甌形神枯瘁精氣消鑠頽乎岸塌澆爾冰泐口不能言心意迷惑敗敗泯泯若有求而不得龍門子使賈生診之賈生曰異哉乎先生之疾病也若陽非陽若陰非陰沒沒满满倏浮忽沉其來無蹤其去無迹吐之不出下之不泄汗之不液針不能刺艾不能灼其在丹元之宮爽靈之室乎龍門子恠而伺于其寢是

夕也玄雲往來月色黯黯淒風吹衣陰氣肅穆颯颯率率恍
若有物入自壁隙閃閃魘魘唏唏姨姨肸肸歛歛若滅而沒
如有形質龍門子使保兒招而問之曰女何祥也吳蒼賦形
至靈維人游魂為交歸鬼伸神女其神耶將德是憑廟貌血
食福善禍淫正直聰明享于克誠胡不召而日至蹈穢褻而
爽德馨其鬼也耶形氣殊途幽顯異致女身安屬女神曷寄
冥乎漠乎非我族類胡為來哉吁可畏乎憎於人也於是其
物蛟蛟而前踉踉而却睢眦聾聾載載蹇蹇踳踳啞啞而致
詞曰我愁鬼也生于昧曠之野而長于鬱厄之鄉其出無朋
其動無常其去無方飢無以為食渴無以為漿風雨颯灑無

以為居廬霜雪凌冽無以為衣裳恒曠曠以儼儼恇恇惜惜其
如傷或乃噫氣成城噓憂為陣當之者蒙蒙中之者量量巫
陽見而哀之為我請于上帝上帝惻然乃詔各繇審厥愆申
命巫陽賜我六窮之符使游人間帝命若曰惟鬼無依將人
是依王公大人積德為基運亨福去女不可窺衙頓陶朱大
屋高垣徐儀守門女不可干達人大觀知命不憂與女異志
女不可投赴赴武夫無所畏懼大膽如爪見女必怒癩癩店
店載柔載纖倚旒沾黏則不女嫌低首下氣如膏如賦喑鳴
涕泗則不女忌女牲自擇無有差迕既得女所順與之處我
乃再拜稽首受命以還聿求同志以為依歸久矣未能得也

間嘗乘子之虛入子之廬歷相群公下逮僕夫莫不笑語嬉
嬉步履舒舒喜色著于眉宇精神滿於身軀諦所尚之鑿枘
知不可以與俱於是逡巡却立曳足欲逝微風入耳忽聞罄
欬委霍呬喟嘆緩憊帶迫而視之得一人焉華髮半禿發言
遲滯舉趾局促頽乎若將覆之墻癘乎若不食之鵠面蹙薰
瓠膚凋槁木憂容不霽瘴氣可禡伺而知其岑峯先生也於
是因彭矯以見先生于宵寐先生果憐而收我舍我於靈府
之中食我以丹田之瓊糜飲我以華池之芳泉方期與我出
處以終其天年龍門子大驚亟呼左右挺劍擊之其鬼黝然
而消乃命賈生發囊傾瓢作大齋以投之岑峯先生汁然汗

出妯然而知詰且魂返魄定歸神聚氣筋骨植立不知沉疴
之去體也

解

拙逸解

建業冷繼先以拙逸自名徵予言作拙逸解以遺之其詞

曰

漢洛先生蓬廬篳門徑不通人庭不容車與人言如不能發
口食已則卧衣敝而不能補帶結而不能解人皆笑之以為
拙莫之與往來耀華公子過而問焉朱輪五十乘驪駟騏駼
困于枳枸之根登丘而呼先生方熟寐矍然而起無能取于

其涂窺塊墻而見客公子曰噫悲哉拙乎夫人之生參天與地抱智含仁挺為物先出類超群厥維上聖飛龍九五為民立命大賢以下德各有倫乃隼乃翼以臣以鄰公侯伯子岳牧師長下逮百工農商藝術巫師馬醫莫不有能以用于時吁嗟先生獨何為乎齒髮其生而土石其歸乎先生不吝公子趨翼而前揖而言曰楚國有鳥三年不蜚蜚則冲天三年不鳴鳴則驚人僕聞大巧若拙今夫先生無乃是耶僕也不才五歲誦詩七歲誦書上貫三墳下通百家晨興習禮宵坐肄樂射御星曆隸首所作方程勾股卜筮農圃孫吳申韓扁鵲俞跗九流六藝靡不究極總角而成弱冠而升為公為卿

躋于王庭是故出則駟馬高車前後塞途入則大屋華堂陳鼎擊鍾銀鞍金絡執鞭以候僕者數百騎通門列肆待僕而食者數百家政令非僕不行法度非僕不立禮樂非僕不作訟獄非僕不決軍旅非僕不治庶民非僕不親賓客非僕不悅賢不肖非僕不能進退君王之心非僕不能一日安于岩廊之上吾願與先生言之先生俯而哈仰而嘆睢盱却立而謝客曰公子過矣吾聞鉛刀不可以割羊朽籜不可以樹墻王良不彊駑駘以驂服而匠石不責樸櫟以棟梁公子過矣萬物並育巧拙參焉巧者為之拙者隨之天之道也故諺有之巧者拙之奴也是故乾鵠枯梧鴟鵂鴞養雛蒼鷹搏鹿螻蝻

食血由此言之豈不信哉是故仲尼多能坐不煖席墨却雲梯走不黥突豈有他哉巧害之也是故神龜焦于先知渾池死于鑿窟原伯魯不獲承祀而沈寃產龜之難亦不與焉巧之與拙何得而何失哉故大禹治水手胼足胝而震旬之氓皞皞熙熙文王即日不暇食而周野之蒙不知帝力亦獨何哉巧與拙也今予無所知也而天下之慮無後于予心無所能也而天下之務無加于予身起而食偃而卧順天之生而無所矯揉焉子之逸也子之拙也子又何所求哉已矣公子君子巧之小人拙之君子勞之小人逸之彼巧而勞此拙而逸再拜謝客塞門不出

雜解

言之中於人也慘於兵故其為身害也甚於殺人夫言之傷人未至於殺也而志在是焉則人之防之烏得而不嚴書曰惟口出好興戎君子之所以慎其言也畏其興戎也非所馮而馮焉昧也非所篤而篤焉悔也昧而悔禍其至矣雖憂何及哉詩曰肅肅鶉翼集于苞棘傷之而已矣君子之所以守其身者禮與樂也禮不及則失其威其敬也悔樂不及則失其惠其敬也殘侮則人陵之殘則人疾之詩曰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德也

人各有所能也物各有所庸也非所任而任之事必蹶非所

施而施之功必地是故有天下未嘗無人也有人未嘗無用也
用得其當謂之得人用失其當謂之失人詩曰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古之人所以立而不頓者不失人而已矣

禁民之為不善善也非善之善者也化不善使之為善善也善之善者也非人之所及也天下無不可化之民也政不至於化不可謂之善也中庸曰夫政也者蒲盧也蒲盧也者果蠃是也詩曰螟蛉有子果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喻民之無不可化也

人有不交而求者必其有所謀也有不約而至者必其有所為也故惟禮可以沮暴惟誠可以破詐易曰有不速之客三

人來敬之終吉君子之所以不自失者豫定而不躁也

人之為觀美者將奚事乎哉型土以為器而髹之知不可以利吾用及其敗也祗足以委吾盛而猶有樂為之者何也詩曰蜉蝣之羽衣裳楚楚鄙之也

虎之在山也隱隱然微振其頰領人與獸莫不駭也繫而檻之雖咆莫之畏矣易曰困亨有言不信夫既困矣雖默猶恐其及也而有言焉人誰聽之祗重其疑而已矣

衛公子壽

予讀春秋傳衛公子壽與其兄爭死之事及詩載馳河廣之篇而深有感焉夫以衛宣公與姜氏之行而生壽及宋桓許

穆夫人豈習其家法然哉而制行過人如是民之秉彝不可
泯也抑又何多耶以文王太姒之聖而有管蔡霍叔昔人之
所謂胎教者非矣宋有崔生鵬般杞以亡物生非其類人以
為妖也人之生不以類若是者其又何耶

夏后氏之郊

祭法曰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固夏后之父也夏后之天
下受於舜非受於鯀也禹不得以天下私其父夫鯀以治水
績用弗成而舜殛之羽山天下咸服則鯀天下之罪人也故
舜之刑非私刑也天刑也以天刑討天下之罪人天下之至
公也禹既受舜禪而升其罪人以配天是舜之殛鯀非也夫

鯀之殛獲罪于天天殛之也非舜殛之也奉天討也而以鯀
配天是天之殛鯀亦非也一私其父而違于舜又違于天
其弗享夏后氏之郊矣禹聖人也而敢為是哉祭法之言非
也然則禹之於鯀也如之何曰廟以祭之而已矣

君子非有恭敬則不齊

祭統曰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是非所以語
君子也夫君子之所以為德者恭敬而已矣恭敬也者不可
須臾離也故孔子之語仲弓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
祭大雅之述文王曰於緝熙敬止又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聖人無一息之不恭且敬何待乎齊齊所以篤其恭敬猶恐

其有未至而致之聖人不自滿假之心也謂之非有大故不齊猶可也謂之非有恭敬則不齊大不可也信斯言也是不齊之時不恭敬矣豈所以語君子哉其悖也甚矣或曰然則所謂不齊則於物無防也嗜欲無止也如之何曰其疵同也大抵漢儒記禮之言多駁往往流于文而失于理取其長而去其短可也

文

送窮文

余夢有物方龍首人身蓬頭鼠目方其音若呻跳跟啖治兮若遠而親歛往春來兮忽笑以顰覺而異之乃具糗芳潔豆

觴過老郭而問之曰是何祥也郭子裊然啓積拂着裳湯而籤之遇困之兒其繇曰困于榆穴中有孤舉趾躡胡毀踵及顛其泣嬰如恣睢臙臙孔隙以窺如垢如脂予追隨求速得遲郭子釋策而笑曰是窮鬼也其為物也入山山空入澤澤荒人而遭之窮不可當載板載襍遣之他方可以無殃余曰苟然矣遣之何居郭子曰子弟為之所我請為子逐之余曰唯唯乃致詞曰嗟爾窮鬼方無處我廬入惚洞朗廓以虛陟疊兔穎有圖書蠶菹糲食菽與蔬守分自足不求餘汝不可留阻步趨左有鬱壘右有荼菁索縛汝飼老烏嗟爾窮鬼兮無泊我市九衢四達平若砥高樓大屋鬱雲起冠裳濟濟

集俊士謀謨折衝格遐汝不可往耗儲俯山川靈神歆穆
祀孟涂司刑伐爾死嗟爾窮鬼兮無依我城垣墉睥睨高不
可陵瀟湟深浚楫以荆重門擊柝鍾鼓旬斥嶮謹肅列旗旌
汝不可往搆妖獍健兒披甲眼若星長戈勁箭穿尔形嗟爾
窮鬼兮無適我野田疇井井治而不莛禾麻豆麥梧梓檟奉
葦蔚蒼被窪馱歲特裡祀達方社汝不可往原隰赭朱衣赤
郭騎駁馬執汝鬻肉燔其髀嗟爾窮鬼兮無上天高明行健
覆八埏轉旋日月照幽玄温涼噓吹寒暑煎陶冶萬物成歲
年汝不可往亂星躔黔羸憑怒施椎鞭破骸碎骨喪爾元嗟
爾窮鬼兮無下地博厚載物生育庶類江河順流山岳峙融

結蓄洩百寶出洪纖蠢頑各莫位汝不可往坤軸斃黃示土
伯咸震恚艾殄尔種灰厥訛嗟尔窮鬼兮無潛于山岩砮石
核立鍵闕丘陵麓產植蕃閱隔風氣限夷蠻領雲腹雨瀟
旱乾汝不可往鼓神姦涉蠱泰逢毛虎斑噬膚嚼肉流血股
嗟尔窮鬼兮無入于水大瀛包納川瀆委䟽煩洩穢通脉理
魚塩蟹鰕奏鮮旨蛟鼉龜鼉藏譎詭汝不可往陵谷圯天吳
九頭插九尾磨牙吮血糜爛尔已大泊蕩蕩無涯垠青冥杳
茫不見人曹曹漠漠混昏畏瀉之不虛壅之不堙不其不苦
淡以淳汝往居之寂無鄰乘騎光景入網縕保全尔軀絕詬
嗔汝不寤兮滅為塵急急如律令

諭旣枯父老文

告旣枯父老皇朝以武德一九有服而不殺燠休滋潤罔有
荼毒至今八十餘年矣父老目不覩旌旗耳不聆鈺鼓茹蔬
飯稻哺孫育子早臥晏眠優優坦坦通無貶有蹈山涉水不
覩不類誰之賜歟帝德寬大務在休息與百姓安樂太平故
禁網漏而弗脩官缺其人偷惰潛生以不能宣德化達雍滯
咎在有司非主上意也今父老子弟不察其故對暑嗟寒徒
怨于天乘間造釁竊弄戈兵睚眦跳跟曼及艸木禽獸率過
厥生所過所止山夷土赤甚亡謂也百姓無辜籲號于天驚
動天心天子乃授鉞左丞相曰其從便宜死之生之無倚無

頗丞相矜念小民謂不教而誅有辜帝仁詢于庶言知使者
父老鄉里姻戚與父老故無惡為能奉揚朝廷仁恩以啓迪
父老心不逃傷是用發傳俾使者來諭父老與父老各體上
意約束其子弟變極作福以活乃胤屬俾引勿割惠至渥也
今使者至郡且彌月矣布告已至而父老子弟猶豫未決使
者實愚朴不能測人意而嘗聞大君子之教曰惠迪從逆吉
凶猶影響火生于木厥惟自灼匹夫不可讎况敢觸天子丞
相怒乎大命不僭大恩不再怨可釋不可結亂可已不可長
寘行弗返厥途乃窮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又曰迷復凶
父老念哉語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使者雖微丞相命也

惟父老審圖之無自失厥時以貽悔莫及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七終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八

後學麗水何鏗編校

銘

尊聞堂銘

皇降恒德我儀受之情牽物交民鮮克有之卓彼聖哲有開于先弘猷秩昭績緒維賢凡有所聞恭敬奉持造次必將屋漏勿欺洋洋鬼神號號震霆寢斯食斯或敢弗承厥聞伊何闕疑擇善靡聖天只克念不遠人亦有聞罔知所擇揚墨仁義乃德之賊亦既擇止罔知所尊郭公善善國喪身奔聞義必為聞過必徙能尊能行是謂君子戴生有堂扁曰尊聞用

宏厥理昭以銘文

敬齋銘 并序

敬齋者篤列圖彥誠所以名其居室也彥誠以科第發身其於敬字之義蓋亦講之熟矣則舉其所知而行焉可也又何必多求乎人之言哉乃勉而為之銘銘曰
莊其外而肅其內瓊瑤玉佩無顯無味惟鬼神是對肆過蹶弗愆以不越載以求無有悔

奎上人耘杖銘

奎上人得古藤以為杖而置鋤焉將以兩其用也名之曰耘杖而劉基為之銘曰

罾可以取魚而不可以繫駕帶可以繫襦而不可以貫珠孰眇其癯而多乃需既予老是扶又蕺菴之除俾康勿起以弗迷厥塗杖乎杖乎歲月逝夫子也予俱

朱伯言硯銘

磬而容既澤既礪俾推以為鋒克相予工厥惟爾庸予所弗工維予之恹恹式蠹沒以攻無貽爾悞

紹興能仁寺鍾銘 并序

嬾翁禪師既住大能仁寺之明年新鑄大鐘成括蒼劉基銘之曰

赤堇之金耶溪之銅弗鐸弗鋒而以為吾鍾撻之鐺鐺靡幽

不通以暢八風闔陰闕陽式贊化功於萬億年與皇家相為
無窮

醒齋銘并序

醒齋者遠君德芳所以自名其居室也遠君少嗜酒數為
酒所困一旦忽思古人之所以喪其身覆其家者大率多
於酒遂絕旨酒而以醒齋署其居用以朝夕警省而杜其
欲於將萌也括蒼劉基聞而喜其善脩慝也故為之銘使
揭于楣且以堅其志銘曰

禹疏儀狄祗承虞帝湯傲酣歌用求厥世維衛武公初造有
詩年踰九十令聞不墜在魯仲尼酒不及亂範模萬古愈久

彌粲羲和酒淫亂后徂征楚國皆醉駟郢榛荆次公比闕仲
孺東市狂談醜罵身戮家毀吾以是知昭昭生于惺惺而憤
憤出于冥冥劉曜受執孔融被刑莫不因此以殘其形古稱
覆轍後車勿蹈有縱弗防禍生所好人孰無過弗改維咎知
過而改何過之有維敬與怠狂哲做分敬醒則存不醒則昏
于嗟遠君以我諄諄止爾醴醑有茁弗芸視此銘文

玉兔泉銘并序

自古有以勢軋天下箝人口使和已者鮮不由細微以及
大此姦人之素能也故高之馬莽之祥瑞惟其言而莫之
違然後大詐行而大欲得矣秦檜之事宋高宗也以岳將

軍之武之忠且排構之殺其身以及其子反以為功而宋之君臣莫不從其指則亦何求而不得哉玉兔之泉以清美為建業城中第一豈昔頭而今埋者槍實知之耶或有善察土脉工穿井之術者密以語槍而神之以白兔耶則皆不可知也夫槍之罔民設詐豈下於高菴哉白兔之是非無關天下之大事是故賢人君子忽之而莫與較於是乎鄙夫諂子遂探其意而夸之以為佞是蓋不足辯也金華張孟兼憫泉之芳潔為姦人所污而銘以雪其冤愛物之良心也予亦悲之為之作後玉兔泉銘曰

嗚呼泉乎夫何辜為槍所污世無吳隱之孰昭其誣嗚呼泉

乎尼父大聖猶言其主瘠環與癰疽白兔之傳夫何傷於爾歟槍死為蛆泉潔自如我作銘詩衆惑斯祛嗚呼泉乎終古弗渝

王原實裕齋銘

會稽王原實以裕名其齋括蒼劉基為之銘曰
寬而舒綽綽乎有餘佩裾與與有容弗裾德人之間過者式諸

頌

梅頌并序

吳興章仲文築室花谿之上環植梅焉命之曰梅花之莊

予與仲文交敬其好學而知德也知其有取於物不徒矣
乃效屈子頌橘之體而作頌曰

朱方之秀梅實碩兮命章而貞受命獨兮扶踈蕭森清以直
兮玄冰互寒不撓其節兮玉之潔兮夷之特兮閑而發兮芳
郁烈兮黃中絳跗美而完兮麗而不淫物莫能干兮及榮夏
實舍陰陽兮青黃纍離以和養兮文質彬彬德之儀兮君子
之象君子之宜兮

箴

順齋箴為夏仲珩作

二儀茫茫緊理是物判以兩途維逆與順理之所在漠乎無

形曷予求之即事以明利劍吹毛不柄之持北轅適粵徒勞
何為堯舜理物因利除惡絲堙洪水彝倫攸斲勢順則強氣
順則舒天地順動百度弗渝待時而行處順以守君子作箴
敢告左右

守口如瓶箴

吳君以時書守口如瓶以自警徵予言為作箴曰

維人有口瓶亦有口瓶口弗守喪厥受人口弗守速厥咎口
乎口乎其禍福之門而一身之樞紐乎人有瓶也尚克固之
胡然有口而不知度之維言如泉維口如隄有出弗稽為河
為谿激石揚泥追不可回故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又曰君

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守口如瓶求矢勿護

敬齋箴并序

蒙古氏宗道之先出自山西而以儒世其家故名其燕居之室曰敬齋載世德也先正有言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敬也者其萬事之根本與故聖人之語君子惟曰脩己以敬故禹湯以克敬而王桀紂以不敬而亡自天子至于庶人豈有異哉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又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行敬也者不可湏臾離也宗道勉乎哉克念作聖敬而已矣作敬齋箴其詞曰

心敬則存而不敬則昏事敬則立而不敬則踣克臧自我否臧自我如之何以可維謚維專式莊弗僂臧之淵淵出之虔虔俾中不偏有握勿捐既悠既堅無不顯或愆無息弗乾熟之者聖守之者賢故曰敬勝則吉怠勝則滅敬而無失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事神治民舍是無術是用作箴以謹燕昵

官箴上

維天生民儷儷蚩蚩有欲罔制廼豹廼螭爰立之君載作之師式養式教毋沮秉彛嗟爾司牧代君撫綏君祿我食君令我施邦本弗固庶事咸墮受寄匪轄敢不肅祗治民奚先字之以慈有頑弗迪警之以威振惰獎勤拯艱息疲疾病顛連

我扶我持禁暴戢姦損羸益虧如農植苗蚤夜孜孜澇疏旱
既無容稗秕如良執輿順以導之無俾旋濇彊策以馳慈匪
予愛帝命溥時威匪予憎國有恒規弱不可陵愚不可欺剛
不可畏媚不可隨無取我便真人于危無避我謗見義不為
天鑒孔昭民各有思惠之斯懷推之乃離譽不可驕器惡滿
歌謗不可怒退省吾私人有恒言視民如兒無及厥好以暴
予知是用作箴敢告執羈

官箴中

在昔隆古分封國都付之以民俾養勿墮上下協心各保乃
區明庶考績昭乂範模秦廢聖制代德以狙刀筆之權始歸

吏胥玩法舞文壘癡瞽愚流波至今一任簿書行立公庭如
鴈如鳧我欲是求我利是趨摩揣官情以逞覬覦官惟好貨
我甘以直官惟好名我逢以諛官惟畏嫌我疑以汗官惟好
惰我淫以娛官惟好猜惑以多途官惟好威道以楮搆語默
有為俯仰有須規容察辭助忿乘愉法度盈口奸邪滿軀蠱
智迷昧欺庸陷迂俾好作惡以紫為朱未獲官心嫗嫗儒儒
亦既獲止如登天衢傲死民士憑陵里閭惡積禍來官與之
俱人有恒言遇吏如奴堅防固隄猶恐或窺矧曰聽之百姓
何辜是用作箴敢告僕夫

官箴下

無謂余明人莫能昧離婁善察不識其背無謂予能人莫敢欺校人烹魚子產弗知立事惟公燭詐惟誠小節勿固小慧勿行無矜我廉守所當為無沽我名以生衆疑何以簡訟決之使通何以弭貪慎檢乃躬去讒斥倭遠吏近民待人以寬律已以勤無咎人弗信忱至斯孚無患人不聞惟德不孤德以進善威以挫姦德不可偏威不可煩無謂彼富我必極之無謂彼貧我必直之持心如衡以理為平無為避嫌以縱無情人有恒言為臣不易是用作箴敢告有位

贊

靈峰寺植木贊

靈峰寺有松杏與樸並植焉劉子見而感之為作贊曰
杏葉葱芊有子可以實籛松枝扶疎有苓可以引年樸狀如
樗衆蠹所穿擁腫液瞞不可以鑄胡並植于庭混厥醜妍明
堂求材般趨爾先松茂杏割樸獨宛然嗚呼樸乎孰女之憐
維女之全抑棄於人乃獲乎天耶

畫龍贊

觝其角蒼其鱗蚘蚪其身胡為乎而神至陽之精健與天倫
形而求之惡識其真于嗟龍兮

碑銘

北嶺將軍廟碑

諸暨東北百里為蕭山縣其山曰北幹之山浙水帶其陰湘湖匯其陽東望會稽至于大海日之所出其上為星紀婺女之辰故其神為其靈能祛疫厲作雲雨人有所祈必應故立廟于其山尊其神曰北頓將軍歲時祠焉宋徽宗時方臘反睦州自睦入杭具舟將渡江吏民大怖相率禱于神比寇至即有風逆其舟且見甲士列岸上甚衆乃止不敢渡寇平知越州劉鞫上其事于朝賜額曰武佑廟後封顯應侯再封靈順顯應侯有元至正十二年妖賊入江浙行省烽火通于蕭山百姓驚竄市井皆空主簿趙君甚至縣甫八日即自往西興募民備禦而江上守兵甚寡弱無賴子競起為劫且應賊

衆洶懼君詣廟卜于神神許之吉衆心稍安君乃分遣人捕無賴子為劫者悉誅之有自賊中來言賊欲遣兵攻浙東見江岸列甲卒旗幟如睦寇欲渡時以故畏憚無東心及賊退邑人皆德趙君趙君曰吁茲惟神之功予何庸焉明年夏大旱君往禱又輒得雨衆益信神之靈而大敬趙君之能以誠感神也廟在山之岡歲久朽壞惟神所居室獨存君每至廟謁念無以報神貺乃以其俸錢作新廟邑人亦大喜爭致助焉十有五年春廟成為堂三間三門兩廊像設器用無所不備惟所獨存堂仍其舊繚以垣墉甃以瓦石植以嘉木丹堊輝映吏民趨走承祀益肅以虔時三月壬寅子自杭還越過

蕭山而廟適成故趙君請予記按祭法有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今神能降雨澤蘇枯槁又能陰力却賊以能保全其民物所謂禦災捍患孰有大於是哉廟而祀之誰曰不宜趙君能愛其民故能以敬事神而獲其佑可尚也矣予故喜而為序其事復為之歌俾祀神焉其詞曰青山兮幽幽綠蘿含煙兮樹木稠望夫君兮悵悠悠巖阿寂寥兮使我心愁雷為車兮雲為馬輕霞動兮江色赭神之來兮風振野吹竹兮彈絲女巫舞兮紛陸離奠芳醴兮薦潔粢留靈脩兮牢純禧驅魃蠱兮逐狼虎弭毒沴兮時暘雨禾麻成兮息桴鼓物既備兮禮無愆和熙洽兮洞淵玄為城為堡兮式恒且堅保佑我

民兮樂以永年

嘉興路重脩陸宣公書院碑銘

士有以一身任社稷之安危一言迴天下之趨嚮蓋其智足以識事機其誠足以動人心故能出入危邦扶持庸君寵之而不阿違之而弗懲知有國而不知有其身若是真可謂大臣哉孔子稱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其或先蒙君之知而期盡心以報効知禍而不避知難而不止若唐陸宣公者其去就雖殊而其揆一也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宣公以之吾常恠唐德宗以猜防小智行多欲之私信讒邪如心膂視貨賄為性命臨患難則姑息一施處安佚則嫌疑百出以

致藩臣叛命士卒離心播遷困厄而卒不亡及觀唐史稱其
出居艱阻之時謀猷參決一出于公又稱奉天所下詔書雖
武夫悍卒無不流涕多公所為然後知其得人以扶持也昔
者隨有季梁不滅于楚衛成公有甯武子不死于晉無競維
人不然殆哉况公之言德宗不盡用也而僅用其一二猶足
以轉危為安易敗為功使其能舉國以聽公周宣漢光不難
繼矣惜乎其中信用群小而棄公也公歿而奏議行於天下
今天下之言時務論政事者莫不宗之然則公之志雖蹙屈
于一時而終伸於萬世公之言雖不能以寤時君而足以淑
後人則亦可以無憾矣夫公浙西之嘉興人嘉興郡學舊有

公祠其詳見于呂公祖謙之記而郡城之東鴛鴦湖上又有
宣公書院其地有橋曰宣公橋故老相傳宣公實生于此故
於此立祠以祀公至宋景定癸亥始以祠堂為書院丙子之
歲書院延燎于兵而公像故存衆白郡迎置于太初堂因以
堂為書院木德九年濟南趙魯為山長病其簡陋始改作之
其詳見于牟公懃之記自是城東故址遂廢為墟泰定中有
僧賄學官請佃而建庵焉後至元二年庵災地復于書院是
歲六月其僧復賄有司初庵如故山長雖爭之弗能得也至
正十四年宣徽院判海岱劉公貞受命為嘉興路總管至則
首治學校之闕顧書院陋且朽欲新之而址隘弗稱乃用推

官方君道聲言命所司督其僧撤庵歸地復建書院其中為
先聖廟兩廡儀門東西禮亭靈星之門具其西為宣公祠祠
西為室東鄉以祀郡之先賢其外為三門廟東為講堂其前
軒仍舊扁曰仁義之堂以藏宣公奏議謂其言無非仁義也
西齋以延師教弟子又增買蕩地若干畝以益廩膳庖厨倉
溷各得其所將成而公改除海道萬戶於是屬之方君方
君力贊成之經始于至正十四年四月竣事于十五年二月
董其役者嘉興縣丞善慶路吏施淵頌選及前山長王玘任
奔走者直學張惟仁學吏沈雋也既成使請記于劉基惟孔
子明王道以教萬世宣公學孔子者也故其術業一本王道

昔人以宣公祠為書院有以也夫劉公用方君言撤浮屠以
復書院可謂能排異端植正道者有功於世教矣於是乎序
而銘之曰孔子大聖不遇于時既沒之後為萬世師宣公大
賢忠而見疑降及異代以為規有德無位用無所施用而
弗信惟禍之隨詭遇有獲君子弗為身黜道光雖止不隳郡
守孔良百廢咸支爰崇其宮又嚴乃祠俾民觀者式是令儀
勿替後人尚永無虧

墓誌銘

劉顯仁墓誌銘

至正八年予初寓臨安交友未盡識也求士於天台陶中立

得四明劉顯仁焉與之交侃侃如也時杭學教導職廢不擇有學行輒介有權力者或以賄營為之既弗稱皆惶懼自退郡因令教官選文學之士不奔競者具禮往致聘顯仁與焉顯仁曰吾心實不樂為此今郡守以禮招予予當為斯文一出然不能久也居數月竟以父病辭去明年乃以詩經領鄉貢弗偶于春官歸侍父館海寧州賈希賢之義塾明年七月得暘疾疾二十日卒且卒無他言惟以父老弗克養為恨顯仁名子青家世居四明之黃甘里曾祖諱三聘祖諱圖南仕宋為秘書校勘官父名景元讀書作文為鄉先生母舒氏娶史氏無子先顯仁五年卒顯仁既卒乃以鄉貢進士除書院

山長顯仁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有詩文若干篇顯仁家甚貧而性耿介寡所與交其平生之最相知者陶凱中立賈執中希賢及基是為銘銘曰
行成而不詭學成而不及仕猶有老父而無弱子嗚呼其死自古有此命也匪咎

海寧應和卿墓誌銘

四明劉顯仁病篤遺言于其叔父景儀以其友人應和卿之墓俾求銘于劉基曰先生知予心信予言且無妄許可於人其為言必當垂於後應君長者生與予交沒予不得誌必屬之先生先生當不我遺以不朽我友我其無憾矣夫明日顯

仁卒景儀來致其言嗚呼以顯仁之才之德予方期其用于世以澤夫人乃弗克遂以死痛何如哉尚忍銘其友之墓雖然不可辭也遂涕泣而銘之謹按君姓應氏聞禮其名而和卿其字也應與邗晉同本於周武王之穆後因國為氏有二種者以文章名于漢魏君之所自出也今杭之屬州曰海寧鄉曰長平里曰黃崗君之所居也曾祖某祖某父某君之世也鄔氏君之母也沈氏君之妻也曰元亨文彬元善君之子也妙靖適郭某君之女也曰擇曰某某君之孫也幼失母氏育于祖母周以成人君之命于天也勤于田儉于家孝于親睦于鄰不角勢以陵人君之脩于身也故宋咸淳甲戌二月

二十有二日君生之辰也有元至正辛卯五月四日君卒之日也四百六十有五甲子君之壽也海寧州長平里之草營岡君之墓也至正辛卯某月某日葬之日也銘之者枯蒼劉基也銘曰

彼夸之頤聲騰毀隨此逐之足視忽趾觸弗逐弗夸孰或予加不夭其全夫復何嗟

紫虛觀道士吳梅澗墓誌銘

枯有高士吳先生諱自福字梅澗舊為吳興人其先評事公感因仕家于枯其子孫遂為枯人五世祖安國故宋釋褐第二人歷官至太常少卿使金國不屈節高祖挺承節即安撫

使司將領復使金國曾祖嗣英迪功即祖有光父良之皆不
仕先生生而敏慧好清淨不從群兒嬉父母甚器異之謂其
有仙風道骨稍長遂命入紫虛觀從葉邦彥先生為道士讀
道德黃庭咸通其大旨及長德行愈著自達官貴人以至于
市里細民無不敬愛天師正一人聞其名授號崇德清脩
疑妙法師玄教宗師亦畀號教門高士金闈紫衣主領觀事
先是觀燬于兵繼作極草率及先生領事乃重脩三清殿建
藏室新作山門既成復建通明寶閣以祇奉昊天上帝其下
為演法堂於是觀宇粲新山水為之增氣先生之力也先生
性孝友能愛人觀去其居半舍二親在時必日親覲省奉其

旨不匱親沒喪葬皆如禮與其兄相游處每春眷不忍舍二
弟早死則撫育其孤周恤其空乏無少間其克之二子能讀
書則晝夜勉之曰吾家世簪纓更值時變門戶寢衰吾已委
身方外不復能力學以續先緒其書曾在女女惟勿懈尚克
遂吾願既而世昌中乙亥鄉貢世德中丁亥乙榜如先生志
焉先生又自名其室曰知止客至輒邀坐具酒食不極歡不
已同門陳樵隱老病先生躬為奉湯藥侍寢興數歲猶一日
及卒為治喪葬曲盡其情凡其他所為大槩類此故領袖教
門垂五十年大小咸敬服無間言至正十五年冬十月丙申
卒年七十有五弟子王君采先先生二年卒於是君采之弟

子梁惟適及惟適之弟子王有大相與奉柩葬于觀之南岡是歲十有一月丁亥日也基年未弱冠時讀書栝城中聞紫虛山水之嘉因從數朋友往游之先生先生即束帶出與偕游過一所必指曰此某所此舊為某所今為某作於某人實某時無不誠且悉游畢登看速觴主僕皆酣飲乃送至溪澗無毫忽怠慢意基後每與客往先生輒相待如初蓋是時鄉里之稱仁德長者莫不曰吳先生焉丙子之歲基宦游他方不獲復見先生今年春歸栝而先生已矣不亦傷哉於是莖已七月而惟適持世昌狀來請銘基既蒙先生知弗敢辭乃為之銘銘曰

惟吳之先自周出弟兄來東開邑國支分蔓延綿厥陔長沙保民有功績河南治平為第一前有季英後處默安棲蒿菜食水藁聲華章章在文籍賢良代生莫具述豫章真人純孝德以扇渡水神輔翼公然飛升當白日於休先生發往蹟保合至真去污濁收藏精神歸闔寂金蛇守門遣皇極二六益一靈降質龍離于羊牝馬逸大衍之半返冲漠好溪南陵高以蔚少微四星光景接其止有松下有栢中有佳城錮以石地久天長保玄宅

吳孟思墓誌銘

至正十五年春三月濮陽吳孟思卒其冬十有一月翰林待

制致仕申屠公以子昭來泣拜于劉基已公乃代之言曰昭之先人以文學出入縉紳間縉紳之士揚名當世者無不與交游先生所知也今死而家無貲不能求名于大官請以屬先生基居杭特嘗與孟思游而善故未能讓而誌之曰君諱馭字孟思先世家濮陽譜仁莫詳其系六世祖忠仕宋為殿前司統制官靖康之難從高宗南渡江始居杭州高祖允昌宋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曾祖佐承信即御前東庫使祖清成忠郎殿前都指揮使父埴以京官子弟恩授迪功即至元十三年宋亡幼主歸命凡趙氏及其臣僚之子姪咸北覲京師迪功與焉留十餘年復歸于杭配王氏生子三人孟思其

長也孟思少好學工翰墨尤精篆隸凡歷代古文款識制度無不考究得其要妙下筆初若不經意而動合榘度識者謂吳子行先生趙文敏公不能過也故四方來求書者日衆出輒為好事者邀止止或彌年月去則隨所至有足摩躡孟思悉應接不倦孟思事父母甚孝母王氏先卒越二十有六年而父卒年八十有九家無恒產而喪葬咸得盡禮二弟皆仰給孟思孟思又好賓客樂周急故金帛日至而贏常無儲是歲以疾卒于崑山州之寓舍年五十有八歸葬于湖州武康縣之封禺山從先域也配徐氏先二十有四年卒至是而合葬焉子一人即昭也孟思為人外不與物忤而內甚剛介所

交多達官而略無求薦進意自號曰雲濤散人所著述有雲
濤萃藁說文續釋集古印譜傳于世銘曰

孰成其名而不俊其齡維蒙弗冥以鑠厥貞有攸曷徵昭以
斯銘

王子明墓誌銘

君諱坦字子明姓王氏其先會稽人由會稽徙括之麗水曰
玉溪居焉故遂為括人曾祖森祖祀父傑皆隱不仕守分務
本以致蕃裕君貌峻整而心坦夷善居室州閭族人無不敬
信能與人交時賢大夫如胡公汲仲趙公子昂李公仲賓皆
相好讀書務知大義常曰士生不獲罪於親戚鄉黨使得自

娛于一丘一壑足矣寵榮權利非吾願也至正十五年九月
日以疾卒年五十有九且卒命其子曰我家世儒者我死女
當以時斂葬我母越禮毋用釋道士以違聖人教且誣辱我
配劉氏先四年卒年五十有七以某年某月日合葬于戴村
先塋之側子二人長曰玠其次曰瑾瑾早死君卒之明年君
之從弟堯以玠來泣拜于劉墓請銘其墓且曰吾兄有才學
宜用世澤物乃閔不顯斯為可憾基曰不然洪範稱人之福
有五民鮮能兼也今君年六十不滿一不為天有田宅以足
衣食不為貧守已而不惡於人不為無德世治而生世亂而
死生不見戈兵而死在正寢不為不幸夫何憾乃為之銘曰

生不勞其形而以善名死不離于否克全弗毀誰如其祉以
覃孫子

處州路教授吳府君夫人梁氏墓誌銘

夫人姓梁氏處州麗水縣人也五世祖汝嘉宋建炎初知常
州武進縣高宗南渡至常官吏皆散走公獨不去由是見知
升通判州事累遷戶部侍郎言金人難與和親及東京留守
孟庾不可任用忤用事臣意進權戶部尚書而諷言者彈之
未幾金果皆約孟庾以東京降如其言終寶文閣學士右通
議大夫致仕追贈少師爵縉雲郡公曾祖濬宋朝奉郎通判
平江府事祖梓父榮國好學有文值世變不仕母蔣氏宋文

林郎常德府龍陽縣丞听之女也夫人年二十八嫁為今將
仕郎處州路教授吳君虎孫妻吳君先卒卒後二十年是為
至正九年而夫人以其年九月壬戌卒年八十十月己酉祔
墓于教授君之墓墓在青田縣鳴鶴鄉之擇山子男二人長
士弘次士毅士毅早卒女二人長亦早卒次適葉詵孫男三
人支生本生棟生女二人夫人能讀書每暇日必召子孫立
堂下講經史大義疊疊不倦故其子若孫皆讀書為儒者銘

曰

維梁之先因國為姓叔魚師孔侯封千乘統守九江竦著七
序政既可稱言亦有緒伯鸞清節文貞純孝賢良代生可則

可效侃侃夫人少師之孫載其靜壹以配儒門儒門有秩淑人是宜兢兢婦道媿媿母儀孝慈既脩壽考以寧詩書之訓子孫是承擇山之原其土孔阜既歿厥靈必大乃後

陳處士墓誌銘

處士姓陳氏名莘字希尹世為處州麗水縣之來儀鄉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守分樂善以繼承其家業故世以德稱于州里至處士而家益裕衍益謹推餘濟急雖數不吝邑舊有通濟堰溉四鄉民田幾二千頃遇旱勞壅泄必先出已資倡事皇慶癸丑水壞堤數十丈鄉人大咸處士竭力昌寒暑董後三年乃完蓋未嘗矜其勞焉至順庚午某月某日卒年六

十有一其卒之月日又其生之月日也娶葉氏後十有五年卒年七十有一至正癸巳四月丙辰合葬于其鄉吳院之原子男四人女一人孫男九人曾孫男十人可謂昌盛蕃衍有後也已銘曰

既羸既寧胡為乎公卿位不酬其履多而孫子克緝乃祉垂于萬祀

陳司戶墓誌銘

故宋平江府司戶叅軍陳公以有元至元三十一年二月癸亥卒葬于麗水縣和樂鄉太平里曰浯溪大莪之山至正十七年郡人季仁壽始撫其世系行事以為狀而青田劉基為

之誌及銘其誌曰陳氏上世居光州固始縣唐兵部侍郎勳始遷福唐其子孫再世仕閩遂留為閩人至宋有諱敘者幼以孝聞人稱之曰孝童及長有學行累徵不起敘生岳州教授報報生湖南運使禾累贈金紫光祿大夫位特進公高祖也是始居龍泉為處州人是生右儒林郎長沙縣丞輝長沙生左承節郎江東總領所幹辦公事增增生鏗官左宣教郎兩浙西路安撫使司主管書寫機宜文字公父也公諱浩一諱汶字養浩少孤母夫人葉氏親課之讀書比長通易春秋百家子史知天文曆數之學寶祐丙辰以祖澤補將仕郎趙葵馬光祖交薦授錢塘尉不就景定辛酉呂文德制置荊湖

辟權鄂州司理咸淳辛未陳仲微薦除紹興文學官俱不就後四年甲戌銓授迪功郎平江府司戶叅軍時潛說友安撫浙西彊起之未幾以印氏殺人事忤賈丞相遂解歸鄉里卒年五十有一夫人潘氏葉夫人後司戶十六年卒而夫人奉養克盡孝道子男四人長椿從仕郎汀州路總管府知事次梓卿次相卿出為叔父後次松卿早世女二人長適將仕郎廣東道肅政廉訪司照磨潘弼孫男二人張杭州路豐衍倉大使爍處州路醫學錄曾孫男四人女三人其銘曰昔周大姬女胡公祀虞侯封于陳宛丘是都其後子孫為齊楚大夫因國立氏實蕃實膚閱秦漢魏晉宋齊以祖勳庸德言代有

不虛霸先開梁王于南隅涉隋唐宋支分蔓敷有自光徙閩
來宅括區踵屬班聯為卿為儒歷世滿五是維司戶未及成
人而失所怙服膺母訓不憚勤苦博貫經史蜚聲庠序而弗
競弗求篤信好古薦辟數不就違母所參軍小試匪溺簪
組不悖法以附勢權臣是忤拂衣長辭歸臥鄉土遂自龍泉
移家城府韜光履素和樂詡詡鄰有赤子貧弗能舉我呼俾
鞠之卒續厥緒里有墓廬為強暴奪取我資俾直之爰復乃
字姻巨室之祠請後勿與曰鬼不敢異姓敢餒而祖父惟歿
先厥母痛摧肝腑幸有子有孫克承克敘俾母壽以康如子
與處浯溪之旁其原膺膺其兆孔安其澤孔溥立石鐫銘百

世猶觀

處州分元帥府同知副都元帥石末公德政碑頌

至正十六年季春月九日予自杭歸至處處父老率其子弟
遮道言分元帥府同知副都元帥石末公政德曰徃微公吾
聚已為墟今微公吾屬已為蒞生我者天而活我者公君其
知乎予曰然如父老言夏五月豪酋既來納款父老又率其
子弟造于庭言曰石末公邦家之于城庶民之父母也父母
鞠子罔不殫厥誠厥子雖冥亦鮮不念覆育恩亶由中惟公
有大造于我州肆我民誕軫恤于心曰曷以報公願繪公像
于祠且勒石紀公功用示于州人子子孫孫俾勿忘請為之

文子謝弗能父老進曰君以丞相命布宣天子德威既協于遠人旌庸錄勳當不憚為石末公惠安我民不伐不矜君實知之鑒于燕言式克有徵達丞相心以勸後人時惟至公予弗敢辭乃敘其實而繼以文謹按公姓石末氏名某舊為契丹人其先御史大夫以黑軍助太祖皇帝開國滅金為大勳臣有傳在史官四世祖昭毅大將軍事世祖皇帝受命南伐克襄樊有功定爵三品為沿海萬戶佩虎符鎮處發由是居江南好讀書工文章元統中襲爵鎮守處州大得軍民心居數歲以爵讓于弟而退處天台山中正十二年福建妖賊入處之龍泉處發大震憲司趣起公領征討事公至龍泉募

鄉兵擊賊走之未幾賊復入慶元公進屯查田使人購其徒為應賊遂撓敗公乘勝掩擊俘斬千計遂復慶元進攻建寧之松溪政和皆克之處州平公乃還歸天台十四年海賊復叛行省憲司又以副元帥起公分府台州公辭不得已乃命鄉民作保伍團結扼要害使賊不敢輒登岸乃聚糧訓兵以圖進討其夏六月朝廷用舊議立巡海道官所以防賊賊乃復請降帥其屬徃衛漕運至京師而妖人黃草堂復扇動黃岩民以報讎為名聚眾構亂公以計收其渠首六人斬之餘黨皆散為民台州平行省又檄公分府處州時處之屬縣皆有賊松陽遂昌在上游去郡最近冬十月公帥師進討至寶

定而黃壇賊大出焚民居火照山谷公分兵守寶定自將麾下還城而賊已薄河津欲渡先是沿海軍悉發往江東城中留者不滿數百人又大半老弱公夜部分居民丁壯出拒戰斬不用命者三人衆乃齊奮賊止不敢渡時沿海軍有自江東逃歸者六十餘人公召謂曰女輩能破賊吾當原女罪皆拜曰諾即遣渡水擊賊賊敗走明日退去處州舊有城後壞不脩遺趾蕪沒無捍蔽故百姓尤恟懼會縉雲人又叛從賊焚婺之永康及台之仙居於是處州四面戒嚴乃議浚隄築城而官倉庫盡空晝夜經畫勸勉商賈大家和集其小民俾効力輸貲咸從無違審勢相方商工度材公悉親之官吏左

右無容私焉由是雖勞而無怨者義兵部長吳成帥衆討縉雲賊中途不進乃大掠民財以歸謀亂城中公測知其意即召與計事縛斬之併捕其黨則皆授兵給號將作矣民大驚以為神十有二月公所募義士合擊松陽賊大破之殺其酋餘衆乞降松陽遂昌悉平今予以行省檄與公同議招輯事比至而公處置已各得其當因悉遵公行於是七縣豪酋相繼納款公之力也人謂公生太平時與縉紳為文墨交游彬彬然儒者也及其臨遇事變則智勇奮發運不失機撫循士民則仁慈豈弟惠無不及可謂有用之奇才矣觀其鎮一州未及朞月而功效若是使得制方面專且久盜賊何足平哉

詩意仙文集 卷八
予既敬公德又重父老請於是述輿情而頌之美既往以期
將來也頌曰

維木在山愈久彌長維德在人愈遠弥光公載世勳來鎮有
方佩符桓桓出師洸洸謀先鬼神雷行電翔鋒旗所指百怪
走箴既剪我棘爰固我疆風雨我廬公樹之墻雪霜我膚公
被之裳晨昏起居婦拜兒躄有聚弗睽公賜溥將民愚而靈
群祝孔祥祝公于天錫公壽昌如川源源如岳蔣蔣於千億
年悠哉勿忘

連珠

擬連珠六十八首

蓋聞空谷來風谷不與風期而風自至深山圍木山不與木
約而木自生是故福不可徼德盛則集功不可幸人歸則成
蓋聞志大業者必擇所任抱大器者必擇所投是以梁江湖
不取螭殘之木釣鯨鯢不適雨盈之溝
蓋聞急雨之漲可以決山及其息也得坻則止怒馬之奔可
以趨壑及其憊也歷坎而瘖是以長平之威報在鉅鹿會稽
之勝終于姑蘇

蓋聞身無恒守勢窮則屈心無定主情急則親是以失時之
言每多謙已墮井之呼不暇擇人

蓋聞石不亂玉惟瑊玦為能亂玉梟不混鳳惟鸛鷓為能混

鳳故妖聲冶色君子遠之必嚴偽行辯言聖人懲之必痛

蓋聞鑒能照物翳之以塵則不可照水能澣物滄之以泥則不可澣故身明明斯可以使人明明政緩緩不可以責人緩緩

蓋聞神龍未雲沕淵淪而無悶凡魚得水呈罔罟而莫知是故聖哲識時以遠悔吝愚蒙競利以冒傾危

蓋聞物無全材適用為可材無棄用擇可惟長故一目之人可使視準五毒之石可使潰瘍是以讓苴治師智勇貪愚咸宜其任公輸構厦棟梁枅稅各得其良

蓋聞神龍可豢而不能使之去水飛黃可駕而不能使之捕

狸是故舍人之能而強之以其所不能則叛奪人之好而遺之以其不好則離

蓋聞民情本質文過則偽人道本直慮佚則傾是故聖人制禮因自然之序哲士用智利不息之貞

蓋聞觀形于聲未必見形求實于名未必得實是故飄風不可以調宮商巧婦不可以為家室

蓋聞物有甘苦嘗之者識道有夷險履之者知是以宴安日久詰戎兵而聽者忽忽老成人喪語典刑而聞者嗑嗑

蓋聞物無專美用之者貴人有異欲諧之者從故冠纓不可以服鹿而鞮鞞不可以馭龍是以合抱之松無庸於埽人之

國若甕之繭見棄於裸體之邦

蓋聞千斤之象不喘虎而喘鼠三寸之蝎不蠹棘而蠹松是
以制必取其所畏防必究其所容故能不震而威于斧鉞不
勞而固于垣墉
蓋聞國不自富民足則富君不自彊士多則彊故媚嫉之人
庸則士隱而君獨培克之吏進則民夷而國傷
蓋聞春原之草拔盡復生夏厨之蠅驅去還集故時未至不
可以彊爭勢方來不可以力戢是以養撲火者不迎其烟善
防水者不當其急

蓋聞萬物並育不齊其用而各有用五氣迭運不同其功而

皆成功故良珠夜光不假燄于明燭秋華發彩不爭榮於春
風

蓋聞魚無定止淵深則歸鳥無定棲林茂則赴故以道養賢
則四方之民聽聲而來以德養民則四方之賢望風而慕
蓋聞剔大蠹者木必斲去大姦者國必傷是故剖腹漸腸不
如無病决蹠解腕不若豫防

蓋聞日月勞其軀而寒暑成君相勞其心而天地位是故宵
衣旰食大舜所以致其憂手胼足胝神禹所以忘其貴

蓋聞仁暴殊途非暴無以為仁之啓怨恩異路非怨無以為
恩之資是以赤日流金嘉樹之陰穆若玄冰裂石春陽之德

物如

蓋聞制萬變者在乎專察萬微者在乎定故衆輻寄身于一
轂而衆物納形于一鏡是以人心無貳而鬼神不違王言如
綸而兆民悉聽

蓋聞勢有所措則小柔可以服大力形有所格則大猛不能
破小堅是故食人之虎不能吞一蝟牽羊之綆可以御九犍
蓋聞太陽未升燭火與流螢並照繁霜未降薜花與小草同
妍是以蛟蜃之市不可以稱有國稊稗之秋不可以言有年
蓋聞冬華之木春不必實早慧之千年不必壽故良工鑄金
忌其踴冶智士懷材貴乎藏秀

蓋聞植善傾惡天道之定好安惡危人性之常是以順天之
道則人歸而王逆人之性則天怒而亡故伐罪弔民而周祚
延于孫子興徯樹怨而秦禍發于蕭牆

蓋聞拂雲之松生于一豆之實聳壑之魚穿于一絲之溜是
以忽細事者禍必盈輕小敵者亡必驟

蓋聞善賈者不壅其貨善治者不壅其民故政壅則奸生于
國氣壅則瘍生于身是以山澤不壅而雨暘時若天地不壅
而人物皆春

蓋聞大明普照鼯鼠惡其眯目毒霧揚氛蝮蛇喜其得時是
以堯舜至仁而三苗不服桀紂極惡而多罪皆歸

蓋聞執駭馬者不與並逐救危舟者不與同誼是故止闔而平其氣則爭可息聽訟而平其心則事不寃

蓋聞剪紙為墻不可止暴搏沙為餅不可療飢故矻矻之言終非實惠僕僕之拜徒爾多儀

蓋聞時有未至非力所及情有未孚非言可親是以見疑之璞三獻而取則足不鳴之鳥三年而後驚人

蓋聞人非大聖鮮有全材君欲任賢當如用器惟能避短而庸長乃克奏功而濟事是故驂騮駉駉以之運磨不若蹇驢之能干將莫耶以之刈草不若鈎鎌之利

蓋聞俗有厚薄運有廢興故去偽就真者盛之兆捨實徇華

者衰之徵是以豔舞妖歌末世所好奇技淫巧先王所懲

蓋聞埋亂絲者必疑其志治亂國者在定其趨是故三軍一心劍閣可以攻拔四馬齊足孟門可以長驅

蓋聞能盈而不能謙者雖成必隳知進而不知止者雖得必失是故附贏以升高而枯蠃蠖以任重而墮

蓋聞百廛之市不畜噬犬人家之井不畜觝牛是故士有悍婦則良友不至國有妬臣則賢士不留

蓋聞蛭蟻之藪神龍不棲蒿菝之區嘉穀不植故秦庭虎視而芝歌逸響于商山周嶧鳥鳴而紫氣流光于西極

蓋聞物有準則心為權衡非定靜之有素必紛拏而起爭是

故坐舟視星當察其曷轉執斗較斛當審其孰平

盖聞奔馬之輪拳石礙之而格迅川之水束草投之則疑是以一星見變能使九服同災一脉爽和能使百體俱病

盖聞淵之深者流必緩聲之大者響必悠是故政以漸成則民不駭俗以漸變則功不偷

盖聞植嘉穀必以糞壤鑄洪鍾必以土型故物無必賤而賤不可輕是以海納汚然後成其大君納衆然後保其榮

盖聞大器非一人之私夫事非獨力所建是故利不及衆所以起天下之爭爵不求賢所以萃天下之怨

盖聞心有所憂當儆於事事有所害當慎於為故愚人畏病

而常病智士防危而不危

盖聞驕者諂之招故諂集而賢路塞暴者貪之使故暴用而怨府開是以榮夷操軸而若神之嚴棄社稷以如莽來韋秉權而如燬之室與珠玉以同灰

盖聞明鏡照膽不啟隴廉之頰長劍柱頤不稱佻僥之服是以狂歌之士遺世若草萊茹芝之老比身如鴻鷗

盖聞嗜有所專則姦從而入長有所屬則惑由之生故徇功利者不震詭詐溺鬼神者獨覺形聲

盖聞暴於物者衆志之所誅妨於衆者輿情之所疾是以虎狼墮甯仁者見之而不憐枳棘當道行者過之而必詰

蓋聞截牛之角而呼為豕則雖庸必駭染鷺之毛而指為鴉則雖愚必疑故欺心之言祇足以招天下之恠掩耳之噪適足以致天下之嗤

蓋聞甘雨祈祈不起斷根之木長風烈烈難行折舵之舟故渭濱星殞孔明力殫于興漢洛都鼎震長弘志屈于扶周

蓋聞天不掩惡而神入之道不睽君不忘言則上下之情無蔽是故周史陳詩而八百其年秦令禁語而一二其世

蓋聞天下有道則貴者勞而賤者佚天下無道則貴者佚而賤者勞是以弼亮惟寅而萬姓協睦姻婭膺仕而四方繹騷蓋聞無輿馬者不耻徒步無魚肉者不厭菜羹故性為欲汨

則亂心為物動則爭是以絕外交則可以守淡泊專內視則可以全淳精

蓋聞虎之躍也必伏乃厲鵠之舉也必拊乃高是故學必潛心然後可以有得藝能時習然後不為徒勞

蓋聞龍涎螺甲以臭為香苦鹵酸梅用爽作味是以五氣交感善調則收駿功五材相成善用則獲美利

蓋聞穴蟻不知飄風巢鳥不知湧溜是故閱閱之子患不識稼穡之艱難山林之士患不識禮法之去就

蓋聞方石不可以為磨直木不可以為輪故至情有時而當隱正論有時而不陳是以明夷利貞箕子以之處已危行言

孫尼父以之誨人

蓋聞大亨不以有鼎尊而棄釜鬻大祭不以有犧牲而遺饗醢是故馬服將趙而破秦用許歷之言子房佐漢而勝楚由董公之啓

蓋聞螻屈求伸非終於屈龍潛或躍匪固于潛是故勾踐事吳乃成姑蘇之舉夷吾佐霸肩問檻車之憊

蓋聞陰陽之用道妙所憑剛柔之變鬼神所蟄故陽有闔而陰有開剛可潰而柔可立是以玄冥凜冽而水結成冰赤熛熿炎而金流為汁

蓋聞以殺止殺聖人之不得已以暴易暴悍夫之無所成故

牧野倒戈而三軍之役不再陰陵失路而百戰之功盡傾蓋聞知風莫過於老駝識路莫逾於老馬是以家有老僕則故物不委諸途國有老臣則舊章不求之野

蓋聞道有窮通非智可勝名有得喪非力可成故無願乎外不必其身之絕謗無求於物不必其言之果行

蓋聞譎不可恃人覺則窮偽不可長情見而極是以剪綵為葩不可以受風雨畫布為函不可以當戈戟

蓋聞侏離之舌可習而變矇瞍之目難滌而明故教可行於質近而道難化乎性成是以御龍之智不能訓猿以禮神農之聖不能服豕而耕

蓋聞有形之器欲虛惟虛則可以納理無形之理欲實惟實則可以充器是故性無不誠然後能主一心心無不明然後能應萬事

蓋聞救天下之紛紛者不拘細故成天下之亶亶者不矜小功是故剗爛肉不為利刃貫裸體不為良弓

蓋聞積倉之家獨喜凶歲舞法之吏不樂清朝故民由此困而俗由此澆是以去奢尚儉明君所以弭邪侈澄心省事哲王所以清煩囂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八終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九

後學麗水何鏗編校

賦

述志賦

鮮余生之眇眇兮荷后皇之深仁具五氣以成形兮受明命而為人體軀坤之粹精兮晞日月之景光漱飛泉之華滋兮
浥灑露之醇英製杜蘅以為衣兮藉蒹若之菲菲佩琳璆之玲瓏兮帶文藻之葳蕤朝濯髮于蘭池兮夕偃息乎瓊苑頽
馳騫以遠遊兮及白日之未晚駕輕軺之將將兮服蒼虬之
駢駢遵大路以周流兮曳虹蜺之委蛇挾長離而乘鸞兮歎

閭闔之九門豐隆為余先導兮百靈為余駿奔前燭陰以啓途兮颺凱風使清埃覲北斗于文昌兮朝王皇于帝臺食玄圃之丹萸兮灑天潢之芳津激微焱于桂枝兮輕波起而龍鱗清都不可以久留兮忽乘雲而遐征浮江湖之浩漭兮陵山嶽之崢嶸野莽蒼以多榛兮路險隘而紆曲楔偷魚然而攫噬兮蝮蛇蛇虺以當陸鬱忡忡以怵惕兮適皇皇以營營兩淫淫而不止兮霧黯黯以畫冥鳥鳶號以成群兮鳳孤棲而無所楚屈原之獨醒兮衆皆以之為咎欲振迅以高舉兮無六翮以奮飛將抑志以從俗兮非余心之所怡長太息以增歎兮哀時世之異常棄韶夏而非聽兮登傑休于中堂

軒于以和羹兮腌鮑魚而實俎斲榎楠以給爨兮束荆棘而為柱施魯釐于丘陵兮怨魴鯉之弗獲虎兕逸于山林兮循戶庭以求索前蒙眙以指途兮疆楊子使操轅命侏儒令舉鼻兮則都盧使守闔歲冉冉而將頽兮日曖曖以就昧松栢摧而根死兮江河化而為澮秣余馬于不周兮整余轡於樊桐無著龜以决疑兮迷不知余所從搏扶搖以為輿兮攬列缺以為軒駮青鸞之茱萸兮超烟霧而上浮梁天津以濟河兮睇紫微之神闕開明怒目而電視艾豸豹吼而山裂進無人以為之先容兮欲自獻而不敢氣勃鬱以憑中兮心惻傷以惓惓過少微而歷明堂兮就軒轅而陳情雷霆砰其隱轡

芳馬辟易而不行訪六符于泰階兮求民極之所在咎繇不
可以作兮競狂直以為罪凌天街以徑度兮造旬始而瞻西
清衆畏讒而卷舌兮孰能白予之忠誠悟悟其無止兮默悄
悄以狐疑要傳說于箕尾兮命靈龜使占之曰有名必有實
兮若形影之相因相福極出自天兮又何尤乎世之人禹胡
時而不烹兮旗胡張而弗麾孤不可以射侯兮駟不可以策
而馳衆蠕蠕以盈頤兮若頽波之東趨謂暈程為弗章兮愛
羸豕之負塗方不可利而規兮白不可涅而黑悲桂椒之芬
芳兮與朝菌而偕落殷比干之剖心兮時豈不知其為聖人
魯仲尼之過化兮焉後後而無所容其身由彊義而罹殃兮

惠直道而被黜子胥忠而殞命兮伯夷清而不食將登山而
迷路兮欲涉水而無航東西南北安所之兮顧焉擇其所長
神冥冥而不下兮龜又厭而弗告思糾結而不抽兮意恍惚
以震悼忽濫汜以遐舉兮行遊目於大荒羲和不可扳而留
兮恐年歲之弗將駕廣漠而南征兮叫重華于九疑山岑岑
以蔽天兮江淼淼而不可窺邈吾道夫西藩兮聽鳴鳳于岐
陽慨禾黍之離離兮梧桐摧而不生浮龍門以沂河兮訪夏
后之遺跡川瀆混而不分兮鯨鯢起而人立攬駢轡而廻驚
兮謂陶唐之舊京無衣裳以禦寒兮哀蟋蟀之悲鳴心悵悵
以增傷兮神寥寥其若醉淚落落以交流兮憂湛湛而來會

傳說之版築兮無武丁其誰舉夷吾不逢夫鮑叔兮竟淪沒
于囹圄推竭心以服勤兮上介山而立枯種霸越而滅吳兮
終刎頸于屬鐵樂毅升于金臺兮何遁逃而走趙周條侯之
耿介兮卒含怨以餓解忠有蔽而不昭兮道有塞而不行名
不可疆而立兮功不可期而成李斯上書以相秦兮空自陷
於罪尤買臣顯而僇辱兮豈如負薪之無憂魚赴餌以中鈎
兮雉慕媒而膺鏑鳳凰翔于丹穴兮又何患乎矰弋返余旆
之旖旎兮還余車之麟麟采薇蕨于山阿兮擷芹藻于水濱
列玄泉以瑩心兮坐素石以怡情聆嚶鳴之悅豫兮翫卉木
之敷榮挹清風之泠泠兮照秋月之娟娟登高丘以詠歌兮

聊逍遙以末年

弔諸葛武侯賦

天地閉塞兮聖賢隱淪大旱焦土兮龍無所用其神當運命
之厄窮兮堯舜且猶有極委厥軀以隨化兮亦哲人之所戚
彼狂猾之縱悖兮履拜莽以滔天亂倫汨典兮流毒為淵夏
少康之不作兮時又無湯與武蕝薇不可以食兮焉叢叢而
獨處睠三顧之疑懼兮曠高光之所為鳳凰非梧桐不棲兮
于嗟去此其安歸瞻星芒于渭濱兮豈皇天之叛渙日昃不
可使再中兮指桓靈而慨歎昔尼父之不逢兮寓斧鉞于秦
秋誅姦邪於既死兮開日月之昧幽般紛紛以攘奪兮世不

以之為殃民彘泯滅猶一髮兮徵斯人其孰明覽出師之遺
表兮涕淫淫其如雨悲逝者之不回兮邈英風于萬古

弔祖豫州賦

汙池汀滯兮蛙黾樂之大鵬天遊兮燕雀謂女奚為狐狸冠
裳兮梟獍堂宇支離節疏兮側身無所嗚呼將軍兮管葛之
倫遭逢庸愚兮有志莫伸委棄九鼎兮烹鉶瓦釜截梁為杙
兮束椽為柱偃背恭山兮依倚培塿圭璋砥砢兮沙礫瓊玖
山陵暴骨兮杜稷黍離故臣酸嘶兮行人涕洟卧薪嘗膽兮
此維時矣宣光不作兮吁其悲矣烏號之徹札兮無養由以
操之驕騶不逢伯樂兮與駑駘而並馳系曰龍嘘而雲兮夫

豈不能自翔鴻鵠舉翻而千里兮又何必懷此鄉魚游思故
淵兮鳥棲思故林吾固知將軍之不忍兮惜庸夫之無心日
曖曖以西傾兮時靡靡而就逝雁鷺群而喋呶兮鸞鳳反為
所制世治亂之有數兮天亦無如之何也匪將軍之不能兮
惜不幸而逢此時也死有重於泰山兮繫生民之休戚吾獨
悲夫將軍兮仰玄穹而太息

弔岳將軍賦

木之顛兮其根必傷人之將死兮命齎以為不祥嗚呼將軍
夫何為哉天地易位兮江河倒流鳳凰天殛兮豺狼冕旒臣
不知有其君兮子不知其有父嗚呼將軍兮獨銜冤而懷苦

讎何愛而可親兮忠何辜而可戮父兄且猶不顧兮何忠良
之能育臣竭心以為主兮又何可以為仇也天之所廢不可
植兮亦將軍之尤也烏傷兮而欲殞兮群啞啞而拊翼猿狖
糜于機檻兮羈悲鳴而不食相伊人之有心兮曾鳥獸之不
如忘戴天之耻兮安峻宇而高君信讒邪之矯枉兮委九
廟于狐狸耳卑辭以臣妾兮苟殘喘以娛嬉焚舟楫于洪流
兮烹驛騶于中路庸夫亦知其至愚兮羗獨迷而弗寤捐薄
軀以報主兮乃忠臣之素心縱狂瞽之弗思兮又何必以之
為禽屈原貞而見逐兮伍子忠而獲戾固將軍之不辰兮哀
中原之蕪穢弔孤墳于湖濱兮見思陵之牛羊寄遙情于悲

歌兮識忘親之不減

弔秦不華元帥賦

世有作忠以致怨兮曾不知其故然懷先生之耿介兮遭時
命之可憐上壅蔽而不昭兮下貪婪而不貞權不能以自制
兮謀不能以獨成進欲陳而無階兮退欲往而無路忠沉沉
而不白兮心搖搖而不固繫乘黃服鼓車兮驟蹇驢以曳之
胥猛虎于籠檻兮狐狸群而制之衆刻木之枉直兮信讒邪
之流言倒裳以為衣兮涅素以為玄前宥冥今指途兮驅離
婁使從之教養由以彎弧兮繫其肘而引之吁嗟先生兮何
逢時之不辰生不能遂其心兮死又抑而不伸姦何為而可

長兮忠何為而可尤尸比干而樊惡來兮白日為之昧幽重
曰嗚呼哀哉吾安歸乎猷偷升堂兮騶虞以為妖殪鳳凰而
斲麒麟兮糜梁肉以養梟吠狗遭烹兮捕獮蒙醢雄鷄晨鳴
兮衆以為罪忠固不求人知兮於先生其何傷國有忠而不
知兮喟皇天之不祥辭曰莽莽崇丘間無人兮天高聽遐疏
不得親兮松栢摧折荆棘長兮軒于菴施充佩纒兮浮雲虹
蜺紛縱橫兮上下阻隔幽不能明兮嗟苦先生卒懼殃兮姦
邪矯枉歸罪愆兮咎繇不作誰與平兮跖犬噬堯理則然兮麒
麟豺狼不同群兮自古有之吾又何嗟兮

伐寄生賦并序

余山居樹群木嘉果駢植人事錯迕斤斧不修野鳥棲息
糞其上茁異類日夕滋長舊本就悴余親而悲之乃募趨
捷腰斧鑿升其巔剝條剔根聚其遺而燔之於是老榦挺
立新蕙濯如若瘡瘍脫身大姦去國斧鉞之時用大矣哉
作伐寄生賦

天生五材兮資土而成汝獨何為兮附麗以生疣贅蝥蟻兮
枝牽蔓縈瘠人以肥已兮偷以長榮狀似小人之竊據兮謂
城社之可憑觀其陰不庇物材匪中器華不羞于几筵實不
諧於五味來烏鳥之哢聒集虫豸以刺蚝果被之而實萎卉
蒙之而本悴壇杏無所容其芬芳甘棠曷能成其蔽芾豈無

庸而有害矧睚睫之可置爾乃建脩竿升木末運斤生風以
翦以伐脫纏牽於喬竦落織蕤之騷屑剗蘚膚以除根敦去
毒而刮骨於是巨蠹既夷新蕤載蕃迎春而碧葉雲滄望秋
而碩果星繁信知斧鉞之神用寧能裕蠱以生患也耶嗟夫
農植嘉穀惡草是芟物猶如此人何以堪獨不聞夫三桓競
爽魯君如寄田氏厚施姜陳易位大賈入秦栢翳以亡園謀
既售芊化為黃蠹憑木以槁木姦憑國以盜國鬼居育而人
殞梟寄巢而毋食堅冰戒乎履霜羸豕防其躡躑諒前轍之
昭昭何人心之自惑故曰非其種者鋤而去之信斯言之可
則

通天臺賦 并序

昔漢武帝元封二年作通天臺于雲陽亦一時之奇觀
也相如已死無能賦者乃擬而為之其辭曰

惟漢五世握乾統坤三十有二載文教赤乎有截威武振乎
八裔於是乎萬方來同四夷嚮風靡民不寧無神不宗天子
乃駕六龍察輕雷訪王子于緱山邀安期於東萊泰山封方
碣石開宣防塞兮萬福來乃立通天之臺臺延列仙于太虛
運巧思于孫卿發脫卒于溫舒景雍上之高明得軒轅之闕
丘後六丁以孱功鑿坤輿以承跌下刻峭以削成兮上辨華
而紛敷屹屹兮似不周之天柱挺挺兮若閩風之瑤圃轟鴻

濛以建標兮拖井泉以為袂日月縈繞於中央兮雷霆鬱律
而在下俯太微之連珠兮見華嶽其如馬雲霧起于太空兮
激倒影而成虹攀帝車而陟三階兮平步閣道而入紫宮建
畢昴以為梁兮繚銀河以為帶覽九州于一目兮游氛却而
清氣會爾乃命方士集玉童脯文麟炙輕鴻揚太一之靈旗
撞碧玉之華鍾萬舞波動百神景從奏承雲兮發咸池獻三
嬪兮矯兩龍合六律兮齊八佾美麥妙兮靈感通樂具九奏
神交五精紅光下垂燁如流星歛霍揮忽電掣而焱集兮皓
皜瞭晶天輝而日晶方象載之膠流兮伏燭陰以承衡蜚陳
寶使先驅兮曳旄頭以為旌織阿舒徐而按節兮飛簾游揚

而不驚於是萬姓盱盱使者肅肅竿籟戢音鳥獸跼伏風從
縱以扶輪兮雲霏霏而蒙轂爾乃鏗蒲牢舉神燿聲砰隱于
穹窿兮燎烟熅以燭漢於是乘輿乃升竹宮展嚴禋老聃相
禮后夔正倫張九光之華鐙列羽葆以行陳登降有數拜起
有秩八神雍穆而順序千官端儼其如精誠交孚上下不
二祀事既虔天瑞乃至泰山宵呼白雲晝媚露落仙掌芝生
洞房灑銅盤以如飴擢九莖而夜光蓬萊致如瓜之棗玄洲
獻不死之香神筴周而復始與天地同久長於是天子乃罷
然而思湛然而疑曰予否德曷致休徵將天以民為子而王
者代天以理苟能以天心為心天胡為而不喜往者南征北

伐東狩西巡雖曰順天以行道能不連衆而勞民迺命謁者
省四方賑貧窮察饑荒寒者與之衣餒者周其糧六宮罷文
繡之飾上林闕射獵之場老羸無負戴之勞幼穉絕天殛之
傷亘天所覆莫不熙熙皞皞戴帝德於虞唐也遂作頌曰
於玉臺兮赫通天不日成之黔走先燦綿綿兮穆上玄太一
貺兮輝光負拜竹宮兮熙恪虔蕃祉衍兮德澤宣人神和兮
皇億年

龍虎臺賦至順癸酉會試作

龍虎臺去京師相遠百里在居庸關之南右接太行之東
地勢高平如臺背山而面水每歲車駕行幸上都往還駐

蹕之地以其有龍盤虎踞之形故名耳

猗歟太行之山呀雲豁霧結元氣而左蟠於赫龍虎之臺摩
乾軋坤魁群山而獨尊其背崔嵬突嶽森岡巒而拱衛其勢
則昆嶮駸駸仰星辰之可捫白兔敦圉而踞峙蒼龍蜿蜒而
屈盤狀昂首以奮角恍飈興而雲屯其北望則居庸巘嶂烟
光翠結攢峰列戟斷崖立鐵峻鳥飛而不度古木樛以相掣
其下視則漲海冲融飛波洗空風帆浪舶往來莫窮想瀛洲
之密迤睇三山之可通彼呼雁戲馬適足彰其陋而眺蟾望
屋局足逞其雄豈若茲臺之不事乎版築而靡一作糜勞乎土功
也想其欽岑碣磈曼衍迤邐形高勢平背山面水巨靈獻其

幽秘歸邪護其光畧何萬華之足吞豈岱宗之可擬此所以
通光道于上都揭神京之外壘匪松喬之敢登羗乘輿之攸
止也至若四黃既駕鹵簿既齊方玉車之萬乘蔚翠華之萋
萋載雲罕與九游光彩絢乎虹霓山祗執警以廣道屏號洒
雨以清埃朝發軔于清都夕駐蹕於斯臺明四日以遐覽沛
仁澤於九域眇軒轅之梁甫肩神禹之會稽雄千古之盛典
又何數乎方壺與蓬萊慨愚生之多幸際希世之聖明雖未
獲覩斯臺之壯觀敢不慕乎頌聲遂作頌曰

傑彼神臺在京之郊金城內阻靈關外包上倚天猊下鎮地
軸大行為臂滄海為腹崇臺峨峨虎以踞之群山龍嵒龍以

翼之於鑠帝德與臺無窮於隆神臺與天斯同崇臺有偉鸞
駕爰止天子萬年以介遐祉

騷

九嘆九首

秋風起兮夕露溥浮雲沉陰兮白日晝寒木葉落兮水泉乾
孤鴈鳴兮悽以酸攬余纒兮悵盤桓野蕭條兮行路難豺狼
驕兮狐兔頑蘭蕙死兮荆棘蕃我欲奮飛兮無羽翰援雅琴
兮發哀彈絃斷絕兮涕汎瀾

我髮種種兮颯如其稀我心悵悵兮忽若有遺過吾不能改
兮德吾不能知往者不可悔兮來者不可期進無益于世兮

退將安歸嗚呼已矣兮吾寧不悲

天有田兮不可以耕山有龜兮不可以知咎徵剡蒿以為梁
兮削菌以居楹匠石却走兮工垂拊膺登高望遠兮觀四瀛
水東流兮日西傾般紛紛兮各有營我獨展轉兮從夜達明
風飄飄兮揚塵野寂寞兮無人舟何為兮山阿車何為兮水
濱北望楚兮東望秦倒江河兮亂星辰天門窈窕兮重九闈
願有言兮遠莫陳虎豹颺颺兮為喜為賔橫流涕兮瞻蒼旻
心馮噫兮不能伸麋有角兮龍有鱗空山寂寥兮吾誰與鄰
江無舟兮河無梁隰有荆棘兮而無稻梁鷹化鳩兮雀變隼
狸為貍兮龍為蚓睠長顧兮情紆軫九疑高兮禹穴幽梧桐

枯兮鳳不留山木慘慘兮叫鶴鷓鴣飛兮無所投雲沓沓
兮雨悠悠孰懷情兮知此愁

虎厭肉兮騶虞苦飢懶升堂兮麒麟受羈黃彛薦滄兮童甫
承碁箭韶屏棄兮絃篋堯離指玉以為石兮削方以為規天
不可問兮神不可咨繫彼之是兮而此之非有樗在林兮有
樛在廡著龜孔昭兮勿遠余思

今夕何夕兮天宇清步逍遙兮仰觀列星河漢皎兮北斗橫
悲風發兮候虫鳴林鳥起兮沙鶻驚長夜寥寥兮何人哭聲
愴悵悵兮不忍聽回身入房兮淚沾纓蛟虬偃蹇兮豺虎攫
弧無弦兮車說其衡知不可慮兮誰女令塞淹留兮難為情

履霜思衰兮燠則棄之臨河號舟兮濟而置之不網胡魚兮
不弋胡鵠翦雜杞梓兮索灌莽以取木捕猶乳鼠兮僉以為
仁吠狗宵警兮行者怒瞋彈鸞養梟兮莫知其咎斲冰以承
宮兮曷云能久長太息兮有所思林木動兮巢鳥悲山有麓
兮園有葵心懷君兮君不知

秋天沈澀兮百草黃螻蛄悲吟兮朝榮有芳屣履起兮獨彷徨
徨心悠悠兮懷故鄉原有粟兮隱有禾桂花紅兮蘭紫芽涼
風動兮松栢馨流潦落兮水泉清蔬可茹兮秫可酒集鄉里
兮會親友坐白石兮蔭蒼筠翫明月兮思古人魚豺淵兮狐
首立終余生兮安所求

秋日慘淡

秋日慘淡兮秋風其颺白露既下兮繁霜繼之葉離其根兮
葉脫其枝丰者黝頰兮柔者就萎登高望遠兮涕泗滂沱松
栢稀少兮蒲柳何多露不盈條兮霜晨以晡歲晏玄冰兮知
將奈何

思歸引

山高高兮可以望四荒胡擘爾顛兮而不見我故鄉歲云莫
兮無衣裳車罷馬羸兮僕夫頓僵水有蛟鱉兮陸有虎狼于
嗟奈何兮惟懷求傷

松筠軒歌

彼松之高兮矯吾以其操兮此竹之節兮耿吾以其勁兮露
溥溥兮宵明煙霏霏兮曉清風聲我琴兮鳴鶴我笙溜胡為
兮我衣塵胡為兮我纓颺兮颺兮窈以幽駘青鸞兮服蒼虬
吾與元氣兮升降與雲霞兮綢繆逍遙兮相羊終吾生兮樂
以忘憂

漁父歌

江之水兮悠悠深有鯉鯉兮淺有鯿與儵檜為楫兮松為舟
其釣伊緡兮人誰女九江之水兮娟娟蒹葭吟風兮楊柳含
烟有鮪在宥兮有魴在淵其釣伊絲兮人誰女愆江之水兮
浪浪沫之云云兮浮之洋洋有魚與鰕兮可釣以網無還尔

思兮人誰女傷

麥舟圖歌

我馬飽粟兮彼食不選糝糠我麥滿舟兮彼無以送其死亡
我忽見兮哀不能忘推以與之兮我心乃康我聞在昔兮有
虞夏商一夫百畝兮家有稻與梁生不餓殍兮死有藏嗚呼
今不得見兮使我心傷

山陰王景回友樵齋辭

稻梁離離兮稂莠驕驕麒不可以偶狼兮鳳不可以侶梟求
羊無人兮鍾子寂寥哀風簷發兮原野蕭條四顧彷徨兮憂
心且焦若有人兮在山椒携糧負薪兮嘯歌以遨黜陟無聞

高唐何文集 卷九
兮寵辱不搖嗚呼吾爾群兮去無待子招臨流泉兮倚道遙
無斤我松兮無使栢也凋

柳橋漁唱二首為黃中立作

春風淡淡兮湖水波柳乘橋兮青煙滿莎扣子舷兮發長歌
靡白蘋兮亂駕鵝前有蛟兮後有鼉子往子還兮吁子奈何
彼湖有波兮此橋有柳我維我舟兮聊以搔我首放歌逍遙
兮哀莫予偶有籜在鬣兮有沙在簷逝者滔滔兮卷不可以
久綠蘋兮菲菲落花兮點衣江無津兮海無涯嗚呼寂寥兮
吾誰與歸

獲麟操

有獸維麟兮獵者獲之折肢毀膚兮曾不如鹿與麋嗚呼哀
哉兮爾何生于此時周公已矣兮吾能不悲

在陳操

彼山有楊兮彼隰有栢彼路斯何兮孔棘且阻玄雲杳冥兮
不日以兩重華寂寥兮誰與晤語茫茫九州兮孰為予所龜
蒙無人兮駕予歸處

白雲歌為良上人作

用貞上人以白雲隱居名其舍蓋取諸唐狄公之言以寓
其思親之意括蒼劉基為之歌曰

青山兮翠微白雲兮孤飛悵遊子兮遠于離不如雲兮倏往

而題白雲兮容與青山兮欲雨懷予親兮在雲之下雲兮雲兮歸予從女

秋山圖歌

秋風起兮蕭蕭望青山兮寂寥水冷冷兮出石葉槭槭兮
條氣悽悽兮就寒夜耿耿兮不朝鳳凰兮安之梧桐兮早凋
思美人兮隔江河玄雲冥兮天路遙託宵夢兮遠徂征欵扶
桑兮倚消遙盼青離兮不來愴怛恨兮魂屢飄願乘風兮絕
浮雲要洪崖兮訪子喬高無梯兮深無航奮鼉陸梁兮虎豹
驕歸來兮歸來紫芝有萸兮黃精有苗不悲

梁孝子廬墓詞并序

梁君天民思其父母而廬于墓將終身焉夫廬墓非古禮也然人子之情有不能已而自我為之君子不非焉或乃狀其景物而誄歌之則悖於禮而非孝子之本心矣故為之作楚語使梁君聞之必愀然悲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不其庶乎其詞曰

陟彼岵兮望父陟彼屺兮望母若儀容兮在前恍音聲兮在後陟彼屺兮望毋陟彼岵兮望父愴怛惘兮無聞心搖搖兮愁苦聞空廬兮山之巔朝松有嵐兮暮蘿有烟其下維地兮其上維天食思寢思兮以日以年嗚呼魂乎其有知兮矢相從於九泉

送龍門子入仙華山辭并序

龍門先生既辭辟命將去入仙華山為道士而達官有邀止之者予弱冠嬰疾習懶不能事嘗愛老氏清淨亦欲作道士未遂聞先生之言則大喜因歌以速其行先生行吾亦從此往矣他日道成為列仙無相忘也其辭曰

青山崔嵬兮烟雲杳冥
回溪鬱紆兮巖谷晦明
脩篁雜樹兮相蔽虧洞壑窈窕兮人不知
清猿警夜兮鶴報晨花開鳥啼兮長如春
隰有芷兮陵有茗美人不來兮山寂寥瓊芝兮玉華丹萸兮翠葩
紫萸兮黃精礪礪兮鬚髮蜚梁連蠶兮登降崱嶮幽溇閭礪兮敞是譎詭
芳蘭桂椒兮或紅或紫松風澗

泉兮金石盈耳梧桐萋萋兮竹實蒞蒞鳳凰翔鳴兮五色卉
熳望美人兮翠微空山寂寥兮遲爾來歸寃為衣兮霞為裳
飲沆瀣兮食瑤漿晞正陽兮澡淪陰精神完兮毛髮香握六符兮躡九靈
被喬雲兮歌洞章御扶搖兮欵天門詣北斗兮覲虛皇超鴻濛兮軼希夷
造無始兮逍遙娛召秦女兮吹簫使湘娥兮彈絲洪崖嘯歌兮王母啓齒
萬舞齊進兮襟佩颯纒長離前驅兮鸞鳥為使蒼龍駢駢兮白虎豸豸雷公磅礴兮列缺
旭旭登明堂兮絕河津上閣道兮攀勾陳過三危兮繞玄冥出太微兮入西清
憇牛渚兮泛靈槎乘回飈兮以還家美人兮歸來山中兮其樂無涯

王彥中哀辭

王氏二子者故宋給事中信之世孫也長曰鍾字彥中
次曰錡字彥和是同母一乳而生二子焉及長俱好學能
文詞至正癸巳其長以春秋經魁鄉貢次榜行省銓授建
德路學錄未幾以力學得疾至丁酉四月卒鄉人咸痛惜
之蓋期其成而不意止于斯也其弟悲哭不能自勝於是
元帥石末公聞之為詩以弔且唁而劉基為文以哀之其

辭曰

朝出兮鴈行暮歸兮相將聯綵服兮上高堂棟華茂兮親樂
康忽秋霜兮夏零淒風發兮凋紫荆同氣兩身兮一死一生

車隻其輪兮嗟何以行窈窕兮悒悒想形容兮不可尋飲泣
兮吞聲恐慈親兮傷心俯重泉兮求隔掩此哀兮何極盡禮
事生兮恪恭子職是謂孝友兮死者瞑目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九終

大雅無意而隱矣公兼卷之六終

王氏二十子皆能文...

次曰...

文詞...

德略...

之蓋...

石...

...

...

...

